

#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 越南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編7)

メタデータ	言語: 出版者: 琉球大学教育学部 公開日: 2007-04-10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西里, 喜行, Nishizato, Kiko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348">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348</a>

# 越南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編VII)

西里喜行\*

The Collis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bout the Suzerainty over Vietnam and the Attitudes of Journalism in China (Materials, Part VII)

Kikō NISHIZATO

## Summary

The collis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bout the Suzerainty over Vietnam became sharper after the 1870'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880's, the Sino-French War broke out, and as a result of the defeat, China lost the Suzerainty over Vietnam.

At the same period, a lot of chinese newspaper commented upon the Vietnam problem, and the many articles about the Sino-French War were to be seen in the newspapers almost every day. particularly the Xunhuan Ribao (循環日報) in Hongkong, the Shenbao (申報) in Shanghai and the Shubao (述報) in Guangzhou inspired the Chinese with patriotism.

In this text, the articles and the editorials print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newspapers concerning the Vietnam problem are collected in order of the date.

---

\* 社会科教育教室

# 越南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資料編Ⅶ）

西里喜行

## 目次

### 〔解題〕

一 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における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A 「循環日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一覽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B 「申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一覽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C 「述報」の主要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以上、第五三集）

二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Ⅰ（以上、第五五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Ⅱ（以上、第五六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Ⅲ（以上、第六二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Ⅳ（以上、第六三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Ⅴ（以上、第六四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Ⅵ（以上、第六七集）

三 「申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四 「述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二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Ⅵ

〔二八八三・十・十三、光緒九・九・十三〕

◎論中朝並未預黑旗事

黑旗竄居越南、自耕自食、二十餘年。祇圖自保身家、固與人無爭、而與世無患也。中朝宏胞與之懷大撫柔之鏡、故度外置之、而並不苛為詰責。黑旗亦感高厚恩施、從不出而滋擾。洎受撫於越南、膺顯爵寄邊陲、屢能戮力盡心、綏靖地方、捍禦寇盜。是黑旗之無負於越南、即無負於中國也。法人因欲得越南利權、託名通商、假辭靖盜、驟啟兵戈、致與黑旗有不並立之勢。孰曲孰直孰是孰非、天下後世必有能辨之者。近為所敗、動輒受創、元戎授首賊士綏計、所出、乃向中朝商辦其事。在法公使、豈不知黑旗為越南之臣、守越南之土、卻越南之敵、憂越南之危。乃其盡忠報國、悉屬分內所應、為中朝並未嘗有所干預於其間哉。乃如近日西報所傳、法使會晤李伯相、言及越南之事。一則曰中朝何以暗助黑旗。再則曰請於廣西、擇一隙地、以安插黑旗。幾若黑旗之作梗、中朝實陰使之者。宜、伯相對以黑旗並非中朝軍民、法人或剿或撫、均不必向中朝定計也。此真立言得體、足以關法人之口、而奪之氣哉。夫法人常欺視越南、以為蟻臂不可以當車、螞角何妨於囊括。初不料、區區黑旗倡舉義旗、糾集勇士、一戰而戮其帥、再戰而覆其軍也。竊嘗即、情形、度其事勢、法國雖強、斷不能涉遠冒險而得逞志於黑旗。法人所云中朝有兵助之者、蓋願以掩其

敗衄之辱、而陰以行其挾制之術、俾暫雖垂翅於越南、終當吐氣於中國也。故法使聞李伯相之言、即謂在於廣西擇地、以處之。夫然後越南可全、而有滇省可漸而圖。中朝果允其所請、是法人又有所藉口以爲前之不認黑旗爲華屬、並言未嘗以軍器械助之者、皆恐各國起而議之、故爲此飾詞。今觀所以安置黑旗、則情事顯然昭著、不然胡爲棄有用之地、以居通逃之寇也。凡此皆法人之陰謀譎計、不待明智者而後能料及也。然則中朝處此、亦唯始終不干預黑旗之事而已矣。黑旗謀勇兼優、忠義是報、越南倚之、不啻長城、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中朝受越南貢獻、將三百年、久備共球、視同屏翰。今爲強敵所憑陵、曹社幾墟、秦廷誰哭、縱不能力保藩籬、謂忍讓其長城耶。故無論黑旗捍敵一隅、在中朝斷不可撤之使去、即越南之君臣、計及於此、亦必不肯令黑旗捨甲釋戈、棄其可守之北圻、而徒往荒瘠之西粵也。夫猛虎在深山之中、百獸震恐、反在平原、則犬能侮之、神龍失勢、與蚯蚓同、諒明於理識於勢者、其計之稔矣。法人此謀、洞見至隱、而仍欲商諸總理衙門者、得毋以中朝或未見及於此、將委曲以相就哉。夫法人前此進攻黑旗、既未嘗謀諸中國、後此安置黑旗、又何必決諸中國。彼縱辦之隳隳、我何妨聽之藐藐。黑旗之事、我中國始終勿預知可也。

## ○譯錄法報

法國嶺工新報言。接有旅居中都西人西曆七月十日遞來私函謂。現中國官員命通事人日將泰西各國西字報所言越南之事譯出俾得詳閱以觀衆志之向背而並博採輿論用決戰守焉。是報又謂。法人粉傳中國駐法欽差曾襄侯於前日發有電音回都。字句甚多計價約需佛蘭士銀圓二萬五千枚之多。又聞曾襄侯甚欲中法言歸于好不致決裂。惟中國謀臣戰士莫不忿怒填胸氣沖牛斗咸謂於李伯相欲與法人決一死戰。故伯相外則整頓邊防以順諸臣之意內則詳審機宜以謀兩國之好並無入得測其淵深也。此皆嶺士西報所言。極譯錄之俾供衆覽。

（一八八三・十・十五、光緒九・九・十五）

## ◎論法人斷不與中國構兵

天下事有常有變、有久有暫、倏忽萬端似難預測。然其要則不外揆之以理、而度之以勢而已。其常也、固理之所可信、而勢之所可知也。其變也、亦

理之所必然、而勢之所必至也。本乎理則久、違乎理則並不可暫、順乎勢則能久、逆乎勢則不能暫。何者、中無所恃則外將不繼。法人之陵厲無前、欲以力爭經營天下、幾若事無不可爲者、其覬覦越南、欲據爲己有也。謀諸數十年而後伺隙蹈瑕、猝發於一旦。彼豈不以爲越南之兵、不如其精銳也、越南之財、不如其富饒也、越南之火砲戰艦、不如其堅利也、星馳電掣以臨之、直可靴尖踢倒耳。抑諺所謂葷爾國何敢與我抗衡哉。即或中國因邊境昆連、深慮唇亡齒寒、欲干預其事、而和約具在並無臣服中國明文、正可資以藉口、而使中國無詞、以對爲吾所欲爲。況以歐洲之雄、龍驤虎視、久橫行於中土、兵威之足畏可使寒心、又安敢與我爭越南哉。凡此皆法人之深謀取越南、如取物在於掌握之中、而並無意外之虞者也。故當攻東京之初、中朝稍爲詰問、彼輒形其倔強、恇疑虛竭、無所不至。即西人旁觀論事亦謂、中國非可戰之時、無可戰之具、若果事出決裂、究爲中國危。庸詎知、區區黑旗倡義聲、糾合勇士、一戰而戮法之元戎、再戰而覆法之勁卒、兵不必加多也、財不必加饒也、火炮不必加利也、戰艦不必加堅也。仗義而前誓死以門、而法之精兵、無所施其勇、貨財無所濟其謀、火炮無所肆其毒、戰艦無所逞其能。夫而後法人之力窮矣。法人之計生矣。轉攻順化欲以製黑旗之肘、嚴詰中國、欲以孤黑旗之勢。今又請諸李伯相、欲於粵西安插黑旗。在越南之總督更、着探報人、特發電音、回歐洲倡言於衆謂、越王已與黑旗立約、永息干戈、不與法人作梗。嗚呼、噫嘻、凡此所爲皆欲誤我中國而使事機之坐失俾得圖逞其志也。夫以中國之大、民人之衆、財用之備、勢雖積弱、若與構兵、抑所謂牛雖瘠憤於豚上、其畏不死者也。法豈無人諒必知之。觀其近日情形、屢傳調兵、而兵未見萃於越境也。屢言籌餉而、餉未聞充於議院也。駐越之軍、除死傷病亡外、所恃以壯軍威者、惟在西貢信教士人前募之黃旗。近又盡經裁撤。豈眞慮黃旗之生心將倒戈相向乎。母亦以權收東京釐稅、不能日旺、而餉項若無從出、故爲節虛糜計耳。夫以防東京、禦黑旗、尚如此支絀。況一旦與中國啓釁、所調之兵、所需之餉、更有十倍於此者乎。此以知斷不敢涉遠冒險、以攻中國也。不惟法人不敢攻中國、即歐洲諸雄邦、亦不肯聽法人以攻中國。何者、兵燹一開、禍變將不可測、而西國並無所利也。然則爲中國固邊防保藩服、以圖數十年相安於無事、惟有堅持其議、盛陳其備、可許則

許之、不可許則卻之、母疑慮母顧忌母畏慮母屈撓、其或敵人厭禍降心相從、言歸于好、則祖宗之靈也、國家之福也、臣民之幸也。倘事不可知將出於戰、亦信之於理、衡之以勢、與相周旋焉耳。

●法員論越南事

初九日法國在越南管帶黃旗武員佐治、附海南火船、由越抵港。蓋因黃旗已撤並辭其職、故取道回國也。據稱、西歷八月時、法軍與黑旗應戰。所統黃旗甚為勇、命各出死力、爭冒鋒鏑。法國倘善善用、亦足收臂指之効。今連爾撤去而為可惜。佐治又謂、前曾由河內乘魯尼馬魯船、往黑旗所駐之處、探察情形、忽有一人登船告訴言、所統黃旗在附近搶掠民間器皿。隨即行文、回督營弁交出搶物之人。旋據覆稱、此二人業經法官潘荷路捕獲、於訊供後、予以環首之刑矣。後見潘荷路因詰以擅殺營兵之意。據云、此乃總統諸軍波軍門所命。凡有軍兵不遵約束、騷擾居民、一經拘訊得其實情、立予處決、及質諸波軍門。又謂、並無此命、迨波軍門與夏總督意見不合、解釋兵柄、飄然回國。黃旗更無統屬、咸懷去志。佐治又因事多掣肘故、請將黃旗撤去。現黃旗之人、多往北寧、或轉投入黑旗、以與法人相抗、未可知也。前者、總督夏文着越官、與黑旗議立和約、禾息于戈。以愚見測之、即使和約有成、亦非法國之利。蓋黑旗前時所部之兵、為數甚少、尚能屢敗法軍。況今則四處徠、願隸其麾下、聽其約束、以成功名者、幾於踵接趾錯。豈肯久為人下乎。且黃旗被撤、無所依歸、勢必往投黑旗、為法人添一敵國。是羽翼豐者其飛必高理有固然也。佐治又言、前傳象山地方有土匪、揭竿起守備、高倫訥聞報、即帶軍兵馳往查辦。詎、至其地惟一片荒郊、四圍樹木、並不見一人一騎、祇待快快而返。當高倫訥乃至也、欲覓夏文所派之守土越官訪問情形、亦不知何往矣。查、是處土人、每伺法軍去後、即嘯聚山林、持機劫掠、及法軍馳至即散居市廛、各執一業、難以悉是人是賊也。守土官所以不見者、想其恐為土人所害、聞風先逃也。

(一八八三·十·十八、光緒九·九·十八)

○黑旗戰捷紀事

越南之役、法軍往攻黑旗、屢為黑旗所敗。均經錄報。然屬傳聞之辭、非

親歷行陣目擊情形也。且法人諱莫如深禁人傳報軍中消息、往來書函、悉先開閱、人恐觸禁、噤口不言、縱有傳說、俱用隱語、而各家報館往為採訪者、亦以不得隨軍紀載、快快而同。故凡有所聞、畧而不詳也。茲接有粵西郵筒內言、七月十三日、黑旗戰勝法軍一事。是得諸親在行間、躬預戰務、凱旋奏捷、論列其事者、較前報所錄、更為詳晰。亟登錄之俾覽、當不啻為失晨之鶴也。其詞云、七月十三日卯刻、法軍四千餘人、水陸並馳、進攻黑旗、鼓角齊鳴、旌旗掩映、陸路分作五隊、運渡社橋用結輪砲架、開花砲數十架為前鋒、而後艦快鎗千餘桿次之、圍撲劉提督諸營、銳氣有如潮湧、幾欲滅此而後朝食焉。劉提督聞報、傳令各營、勿得妄動、若稍幸悉伏壁內、以聽中軍號令、而自率親兵、出駐大路、以為策應探悉。法軍尚隔里許、提督乃解鞍轡、踞地而坐。員弁劉文謙韓再文等、背鎗手劍、侍左右、社橋之右為右營、武烈營其左、則前營左營、均秣馬厲兵、敦陣固列、法軍五路齊進、見各營掩旗息鼓並無動靜、讙擁向前、齎施鎗砲、聲如雷轟、勢震山岳、而營中仍聲息無耳。法軍乃逆運轉過橋右、猛撲武烈營、將及壁壘、劉提督中軍施放號砲、營、龍振雲借勇士、突出截擊法軍。塵戰良久。法軍一隊繞出陣、前直逼右營。營弁韓伯鎗、見敵逼近、振臂一呼、驟啟營門、率敢死士、從鎗砲、林中奮勇殺出、無不一以當十。武烈營見之、氣愈壯戰愈勇。法軍血肉空飛肝腦枕藉、仍不肯退。既却復前再接再厲、中路之軍往來遊奕、欲蹈瑕隙、直取劉提督之軍前營左營。弁兵見法軍勢大、遂各出戰以牽制之。龍韓二弁、聞各營接戰、勇氣百倍、力扼大路之石橋。法軍用炮連環轟擊、而避其鎗隊、迭次衝突。兩營兵屹如山立、咫尺不移。其時沙塵蔽空、風雲變色、人懷必死之心、士無或生之氣。劉提督恐右營有失、大呼上馬、率其親兵、從大路衝出、首先陷陣、法軍猝出、不意瞥見劉字帥旗蒼黃驚駭。鹿韓二軍合而蹴之、法軍右左不能相顧遂、被劉提督親軍直搗中堅、鎗擊刀斫、如入無人之境。法陣大亂、紛紛逃竄。劉軍追逐四五里許。時已酉刻、天忽晦暝、雷雨交作。提督乃命收隊回營。此陸戰之情形也。計斬獲百餘人奪得軍械無算。其水路則法船九艘、亦於卯刻用炮遙攻河干之砲臺、旋以兵五百登岸撲戰守砲臺兵、僅有二百餘名、距劉提督大營且十餘里、勢頗孤立。法船迭用開花炮向臺轟攻擊。幸彈悉陷土中不能炸裂。守兵死命與拒、鎗刀並用。

法兵五百終不能近。前相持至暮，突見一軍黑旗招展星馳，電掣前來。救護兵祇百人而鎗皆命中及遠。法軍乃遁回船。後偵知乃黃守忠督帶之前營。人呼爲北江黃二者也。此稿未完

## ○電音

十五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言，西班牙廷臣因法人侮辱其君不勝憤激。旋以法廷不允刊所覆簡文書，遂以爲大辱，紛紛解組歸隱田園，致朝右爲之一空。西班牙深懼政事廢弛，有碍國家，乃命大臣夏理刺，選舉賢能以補各缺。且將法人之事置諸度外，不得與理論其是非曲直焉。電音又言，中朝駐法欽使曾襲侯昨，富基士頓處，與某紳會晤，言及越南之事謂，中朝甚不欲與法失其和好，法人倘能秉公辦理，則可共守太平之局也。

## ○東瀛郵音

日本郵筒云，杜機澳昨接到電音得悉，法蘭水帥提督科烈，昨與黑旗講和，已有成議。劉提督水福，經允將各營兵士，退入內地，不在北寧等處駐紮矣。按，法與黑旗議和一事，傳聞已久，究未悉其確否。茲東報所言，如出一口。故譯錄之，俾供衆覽。

## ○析津郵音

月之初三日津門消息謂，初二日恭邸在總理衙門，與英法二國公使會晤，商議粵東省垣及越南之事。聞已有頭緒，不久即可妥協矣。又聞，港督包制軍擬往長城，遊歷以廣眼界，而豁胸懷焉。

## 〔一八八三・十・十九、光緒九・九・十九〕

## ○接錄黑旗戰捷紀事

此日鏖戰計有七時之久。兩軍之士，死命相持，法兵以整，黑旗以銳，洵稱勁敵。然擬氣神靈霄，忠貞貫日月，合全軍爲一心，死生以之存亡與共，則黑旗有足多也。故法人忿於四月十三日之敗，出全力以相溲，志在復仇，陵厲無前終不能取勝也。溯自構兵以來，法軍兩次大戰，爲黑旗所蹙，覆軍亡將，皆屬月之十三日。其相值之巧如此。是又事之足異者也。余以貿易之故，偶在行間，得作壁上觀，目擊此情形，殊有感焉。筆紀之而綴論於末曰，法爲歐洲雄國。民俗之悍鷲，士卒之訓練，火器之精良，船艦之堅固，洵覺無敢與抗頽行矣。挾其強盛虎視宇內，鷹隼奮中，蠶食四鄰。

鯨吞六合，幾欲囊括席捲，以逞其志，而償其欲。既不獲縱橫於歐洲，又欲微利重洋之外，以期兼併，坐大控制及遠，其圖謀越南也，蓄志於數十年之前何隙蹈暇馳驅電掣。蓋自中久已無越南矣。區區黑旗以羸旅之身，人民未附，士卒不多，火器朽鈍，船艘鮮少，而卒能激昂，大義慷慨，誓師起與相抗，屢敗法軍。豈眞善以少擊衆哉。毋亦師以曲直爲壯老，人以忠勇爲甲冑也。法人憑恃其強，恣肆侵侮，既脅越人，誘與立約，使中國失其藩服，越社漸成邱墟。由是，以窺澳粵通印度，俾天下將無一日之安，溲海會乏太平之望。忠臣念之而傷心，義士見之而切齒。惟恨身不見用未獲得所藉手以效其肝腦塗地之思，致其性命死綏之念。側聞，黑旗奮臂而起，爲越南守其土地，卻其仇敵，遂不禁望風感奮，願效馳驅，人心既歸，鬼神亦爲呵護。故以寡敵衆，以弱敵強，而能一勝再勝。法軍雖猛將如雲，謀臣如雨，亦無所施其計，而殫其力也。然則強固有時，而失其強也。衆固有時，而失其衆也。昔人云攻心爲上。又曰，師少於我，鬥士倍我。黑旗義聲所播，忠臣義士，其氣皆注於劉永福之一身，數千之人合爲一命。其志則百折不同。其勢則頗僕不破。法軍初到，精力已疲，神志未定，冒險以前，又何怪屢遭敗衄哉。是役也，黑旗右營最爲得力。伯銘名再勳廣西南甯人，弱冠補弟子員文藝優嫺例得明經，感懷時事，仗劍出關，謁見劉永福，縱談天下大勢。劉永福大悅，恨相見晚，留在營中，待以殊禮。每事必咨，然後舉行。探得法人欲開兵燹，伯銘請於永福，願領一營，獨當一面，每戰輒先士卒。今果摧敗勁敵，史稱虞允文，以儒生而立大功，以古比今，殆無愧色。又龐振雲一軍所用火鎗，僅五十件，且屬尋常之器，而首先犯敵，與韓伯銘犄角制勝，龐亦人傑矣哉。河干砲臺，守兵二百餘人。惟得後膛鎗三十桿。法船九艘連環轟擊，終不可破。由此言之，強弱無定形，勝敗無定勢。惟在於作士氣一土心耳。倘以中國之大，藉衆心之忿，一旦失睦，從事興戎，法人遠在數萬里之外，運兵輸餉在在艱難，兵連禍結，商旅不行，竊恐勝負未分，而商於各口岸者，先已有不堪設想者也。噫，母爲禍始。願好陵人者深長思也。壁上客來稿

## ○和議已成

本港西字報謂，現聞法國駐越南總督夏文，與黑旗議立和約，已獲允協，黑旗因此退守內地焉。此得自法人所言，想屬確耗也。

○旁觀揣度

舊金山布列旬報謂、俄國駐中領事尼高刺士力暨士基來華赴任、路經金山、偶晤友人、談及越南之事、謂、法人若欲併有越南、中國雖情不能堪、然決不敢為戎首、以與法人從事於戰也。蓋中國之視東京、殆如石田焉。得失無關於輕重。倘事出於戰、無論勝負、中國究無所利。十年前法人攻奪東京、中國亦曾議及而終草草了事、未嘗有甚舉動。今猶昔也。雖整頓邊防、豈真敢開仗哉。領事又云、俄國與中國相交、外雖和睦、而中實猜忌、然亦終無于戈變也。蓋中國之畏歐洲、於俄國為尤甚。苟不為禍首、則中國樂得享太平之福也。西報所述如是。姑譯錄之、以質諸留心時事者。

〔一八八三·十·二三、光緒九·九·二三〕

◎論越南事勢可危

越南自去年被兵以迄於今、國有累卵之危、民懷左衽之歎。其得以半壁支持不致曹社驟墟虞祀不臘者、祇賴黑旗出死力、以與法人相抗耳。茲法人以兵力單弱、屢敗之餘、驩難再振、特倡和議以快中國救護之謀、以懈黑旗戰鬥之心、俾得遷延時日、用集師旅星馳馳奔卒於越南。是法人之籌畫既精而意計愈深也。近日西報皆言、法廷着裝製造局速建淺水炮船以便截往越南駛入內河用資攻戰。此船分之則易於攜帶、合之則利於駛行遠涉重洋。不獨能工管獨出沒港、最能攻擊敵人。蓋以越南河道水淺加以秋冬潮涸不慮擱淺故足尚也。然則法人之謀越南而謂肯稍遺餘力哉。昨又傳議院決意調集大軍由輪船載至越南。聞有數船經縱租倫地方動輪前來矣。是法兵之至可以計日而知也。總之法人於越南志在必逞。故雖於師徒機敗之後、猶復計出於戰、而善籌其必勝之策、則其有戰而無和、固有可為法人預決者也。惟中國之意則始終存一議和之心。雖旁觀者紛紛揣度、不一其詞、而乘國均衡者、自有成見在胸、不為浮言所搖動。故朝廷現命彭大司馬、帶兵南下、會同張振帥、辦理海防。而道路所傳、仍以爲朝廷之意深恐法人進攻黑旗事不可知、或將有妨於盤圍。故特派重臣以資鎮攝。是知戰之一事、中朝雅非所願。倘有機會可以議和、俾得言歸于好、則固祖宗之靈、社稷之福、而生民之幸也。然觀法人所爲、必以前此屢敗之故、實因越南暑氣炎熱、其兵並非習慣、加以道路險阻、鎗炮無所施其利、船艘無所用

其威、遂致爲黑旗所莫。故俟天氣漸涼、再遣大軍以集。厥事所謂莫道計、攻有必取者、法人可以當之矣。所惜者越南以蕞爾之國、久託庇於中朝、受册封供職貢、二百餘年、罔敢拂戾。一旦他族逼處、欲保宗祚、渺不可得紀候大去託足何方鄺子無歸投身何地茫茫宇內四顧增悲。豈悲與替之無常者哉。或謂越南近已與法議立新約。法國待之視同友邦。惟有利則共與之。有害則共去之。俾貿易之途日廣而利賴得沾於無窮而已矣。非同於符堅之投鞭目無建業。金亮之伸脚踏破長安也。豈如所云囊括席捲、必將據越南之都、俘越南之君、虜越南之臣、撫越南之衆、使越南之土地盡入版圖、越南之財寶悉輸府庫哉。若謂越南可危、果何所見而云然也。則將應之曰、小固不可以敵大者形也。寡固不可以敵衆者情也。弱固不可以敵強者勢也。封豕長蛇、滄食無厭、則又不知其胡底也。今羶肉於饅虎之口而謂必無吞噬、其可得乎。法人所懼者黑旗耳。越南臣民非所懼也。越南之不遽亡、賴有黑旗耳。而法人必出全力以搏之也。他日者中國不復與爭。法人得爲所欲爲。越南名雖存、其實已亡。雖求僅同守府、其可得哉。其可得哉。

○法人應論

初九日西貢燕地聖丹法字新報謂、中朝遣往助黑旗之兵現已撤去矣。當法人議攻東京時、越廷遣有使臣向中國告急、中朝雅不欲與法決裂而究不忍置諸度外、暗精兵南渡以援黑旗。其兵皆駐於附近之地、俾成犄角之勢。黑旗因此氣壯心雄。故能屢敗法軍。曾經法人偵悉綜計黑旗之衆不過一千五百人、後則竟有萬餘人、是其明驗也。據法軍敗回所稱、四月十三日李威利將軍殞命疆場之役。所遇皆屬華兵。十人之中黑旗殆不及一二。此等兵久經訓練、鎗無虛發、勇敢善戰。故李威利致爲所害。並聞、此等兵餉皆由越幣支給。所用軍機、是上等廉明頓及雲遮士快鎗。皆有雲南廣東印烙爲記。裝束亦是中國戎衣。故知爲中國精兵也。或謂、此兵是李伯相平時所訓練。曾延西人教習。故其步伐齋整、隊伍嚴明。又得劉永福老於戎行者、以爲統帶。所以法軍不能與敵而屢遇輒敗也。法廷聞之、心甚不悅。特昌言於衆謂、此事果確、法國必將遣精兵、駕巨艦以攻中國各口岸。中國因有戒心。又聞、黑旗因法越和約已成、已退入內地。故中朝亦撤兵而回也。現黑旗多在廣源及北寧二處、扼劍以守、不敢出抗。法軍亦不敢在

附近中國邊境駐紮。蓋恐中國不忘前事將被所圍也。法人因此亦將所募之黃旗裁撤、而專委武員、將西貢土兵、勸爲訓練、裝成勁旅、再與黑旗決勝負焉。法字新報所論如是。蓋念黑旗既不能以力勝或可以計取、特爲此說、欲恫喝中國以孤黑旗之援、而寒黑旗之心、庶其志可逞、終得據全越而有之也。觀近日西報所傳、法國調集軍兵馳赴越南、可以想見其梗概矣。中國乘軸諸公老成諳練瞻言百里。豈因法人態度而遂望其術中哉。想必不然矣。

（一八八三・十一・一、光緒九・十・初二）

◎論法人籌兵

法人爲越南之役、勢成騎虎雖下、情同羗觸藩、茲聞、議院聚集又復紛紛籌撥。軍兵刻日東來以期雪前恥而奪膚功。以愚見測之。法人斷不能調撥大軍以與黑旗爭此土也。要不過計無所出、聊播此言、使中國憚於驟開邊釁、而中情緩懈、致墮其術中、降心以與和耳。彼亦明知黑旗所守之地、實以自保其身家、兼存其性命、安則俱安、危則俱危、死生以之、存亡共之、而必不能委諸法人舍而他徙黑旗一日尚在則東京一日難久據爲己有、即越南一日可恃以圖恢復。故再三思維、以爲黑旗者越南之忠臣、中國之逋寇。倘向中朝詰實措疑似之詞爲隱忍恫喝之計、中國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將必畏首畏尾、隱忍議和。夫然後再以堅忍之氣、濟以沈鷲之謀、久與黑旗相持蔑不濟矣。蓋法人自得東京即於各處關津、設廠權收稅、加以海防西貢歲中所入、以養現在之兵足供支銷。是收越南之財賦、練越南之土兵、以併越南之境地。不啻操人之矛攻人之盾、而於己毫無所損也。區區黑旗今雖銳氣甚盛、安能數十年如一日哉。此皆法人之深謀、抑亦法人之謫計也。夫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料敵之道、今古所同。法人之計謀既已如此之彰明較著、而我中國尚不可以決計者、或仍未悉法人之實在情形也。請得就所聞而詳言之。法自爲普所厭、易君主爲民主總統。雖居尊位而不能獨攬大權。政事所出皆決於公議堂紳紳貴族。勢既相埒、情殊難調。意見各存、朋黨遂起。人人思據要津、互相援引。各行其是。幾於一國三公莫知適繼。故年來用兵越南、始則一二大臣力主其議、視越南有如囊中之物、取携良易、繼而兵敗將亡、院紳遂起而論其失。即總統勸止、猶爭

之不已。而所云撥兵赴越、究屬延遷時日。惟聞、其語未見其人。此則法國之內事有可想而知者也。至越南之法兵、自軍興至今、計祇得數千名。每當開仗、悉用西貢土兵、充當前鋒。每土兵一隊則用法兵百餘名、以作後勁。徒觀其外、似屬如火如荼、皆其國訓練之師、而實則不過如是也。兩次敗朝約喪法兵數百、而受傷患病載回醫治者、聞亦有數百之多。據從海防回來之人稱說。現計法兵之在東京西貢等處駐防者、總不逾三千之數。倘再欲與黑旗決戰、非兵過萬、斷不敷調遣也。而黑旗則志在奪回東京。前月雖暫退入內地、現又陸續出屯楮日所守之處。軍容之盛、士氣之奮、更倍於前時。窺其勢必將伺隙蹈暇以攻法人之不備也。而法兵之駐守各處者、惟晝夜巡邏以期固守。近又傳有所撤黃旗之黨、糾集海盜在於海防附近騷擾。遣人與通消息、以相犄角。是法人又添一勁敵也。此又法人在越之現在情形也。由此觀之。非黑旗驅逐法人、即法人殄滅黑旗、固無兩立之勢矣。而黑旗實得地利以主擊客、以逸待勞。法軍雖有堅船利炮無所用之。即撥大軍前來、亦不知鹿死誰手。是區區黑旗已足困敵法人。又何能再與中國戮以致兵連禍結、不可收拾哉。則固可得而斷之曰。法人籌兵、殆欲報黑旗、非敢攻中國也。然而越南危矣。

○法國電音

西貢烟地邊丹法字新報謂。九月十五日接致法國巴黎士都城邊遞來電音。得悉中朝駐法國欽差曾巖侯、昨對法人言及、中國駐劄東京附近之兵、不久盡爲撤去。同日電音又言。法廷現聞、中國已撤去東京附近之兵及黑旗盡棄其所守之地、遂將其事發交臣工商議。據外務大臣奏稱。似此情形、不必復與中國商立和約。惟當決意以興戎、相見以免致失機會也。本港西字報、因論之曰。此電音所言於時事頗爲緊要。而倫敦勞達前傳來之電音並未言及則何也。真有求其故而不得者矣。

○法兵來越

歐洲信息謂。探聞法國旬浩暨東京運軍船已於西歷九月二十五日由祖倫載有軍兵及糧食器械啟行前來東京矣。計其程期不日即到也。法人之舉動如此。其必欲併吞越南有可想見矣。而復稱與中國議和謂非欲其計之得逞哉。



(一八八三·十一·五、光緒九·十·初六)

●詳述黑旗事

申報謂、黑旗自入越南、其關地撫民行政諸大端、人或未必盡知。茲有粵商貿易是處業已多年、確悉黑旗情形、將大略郵寄本館。因撮錄於左。諒亦有心時務者所當知也。據言、劉永福名義本粵匪餘黨、今年已六十餘矣。豐面雄輪、鬚如銀才、略胆識智勇兼全而尤多權術。器量甚宏、好招納四方奇士。自同治初年粵匪爲中國所敗、劉窮促竄入越南北境。越王孱弱窘莫能禦。乃遣使招撫、劉從之。時黑旗僅數千人、與越王約於天府鎮一帶山中、墾荒兩無騷擾、墾三年再定升科。在劉之初意、深恐越王請兵於中國、或致不得安居。故暫爲權宜之計。乃越王竟墮其計。并予以耕牛籽種。劉立足既定加意招徠、施惠布恩。忠義之名藉藉傳人口、一時聞風而來願隸麾下者。黃白兩旗人、接踵而至。并有本地之人皆甘受一廬之庇。劉各授以土田、使之耕種自食。其力久之、生齒益繁。拓田愈廣。計東西所佔之地、長七百餘里。各處屯田之所、悉成巨鎮。烟戶稠密、合數萬家。鷄犬相聞、而苦於度支浩大食用擴充供億於越廷者。凡七年、後遂擅不納糧。越王亦無如之何也。是而後、劉分疆而治、教養兼施。凡務農經武刑、任人請要政、刻意講求。其刑法專尚嚴峻。有斬吊答杖之條、無軍流監禁之罪。各鎮又設立頭目文武各一、專制一方、擁兵若干、訓練耕作並事。若子弟年長讀書、無足重輕。祇令識字記姓名粗解文義而已。其所據地方、林樹叢雜、澗壑幽深、山中多虎狼。樵者非結伴不敢行。然獸類之繁、要以猿猴爲最。每至夕陽、欲墜人靜溪流猿猴十百成羣叫跳戲。遂有猴榴樹高可丈許生暹空山結實如榴子堅而溼人可食猴甘之紛紛摘啖。當黑旗初至、大半種包穀、秋深成熟。猴羣往田中采取摘其一挾股腋中。貪心未已、又采其一而挾者落地。於是、屢采屢落直至數十枚、而仍得其一。雖包穀數十頃、可一夕使盡。黑旗人設法警之、猴始絕迹。邇來生聚之機、方興未艾。計黑旗人八萬餘、黃旗人六萬餘、白旗人三萬餘。更有生長其地之土人二萬有奇。所隸之人不下二十萬。中有年十七歲以上二十四歲以下之男子二萬餘人。皆而黑身高健而有力越林超澗輕捷若猿猴、以故強悍敢死所向無前、加以技擊精明、因而成爲勁旅。目今黑旗老營駐紮山口。此口爲天塹之險。進必踰高嶺五盤。其中峭石巖巖層峰障。飛鳥亦愁更阻大

川兩道。川乃黑旗導紅河之水而成之者、各設重兵互相照應。過此險道則爲天府鎮。商賈輻輳、街道甚寬、爲黑旗腹地。所產米穀甚多。兩年前運往粵東交易。今因軍務戒嚴、遂屯積餘糧以備急用、不復出口矣。是處設各旗總署一、又各旗分署三。有投効者、必訊其來歷、有無近地親友及願隸何旗、而後送至本鎮招賢館。試其才力以定去留。今與法人交戰者、僅在外之黑旗兵。若內地則交易如常、全無驚惶之態。故識者咸謂、劉永福之善於撫馭云。說見益開錄。

○電音

初二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言。法國宰臣花廳、因事聚會、特昌言於衆曰。我法國若不欲與中朝構釁、則事必不決裂而干戈可以永息。蓋中朝憚於用兵、惟知隱忍以求一時之安、而不敢自爲戎首也。新地北寧二處、頗擅形勢。若謀保東京、須出全力奪而得之、以乘其扼塞、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而中國更無奈我何矣。故此大經營越南、斷不可不謀取此二地、以成不拔之基、享萬世之利也。噫、觀於此言、法人尚肯議和哉。

○海防郵音

九月二十九日海防信息言。現法人在招商分局之旁建有兵房以備新兵駐紮焉。信息又言。前數日蘇羅輪船載有水師兵二百五十名到海防、隨即啟行前赴西貢以便回國。至前傳有海賊甚衆欲攻其城、法員聞報、特撥兵一千二百名在附城之處駐紮、並調嘉喜炮船、泊於海道以防意外。在城防守者祇有步兵三百及越南土兵而已。信息又言、法國駐越南水師提督科烈及總督夏文、現皆在河內。據傳、夏文因政體違和、特具文書回國、告假兩月、以便調理焉。信息又謂。法人現已據有邊丹處之炮臺、盡越南官弁所守、聞有法兵至即先遁去。故法人遂據爲己有、而調水師兵勇、前往駐守也。此爲順化河內扼要之區、且物產豐饒、法人垂涎已久。故蠶食及之焉。

○防兵來粵

上海信息謂。駐防鎮江之營兵、現奏有文書、着馳赴粵東、以分守險要、嚴密邊防。均整頓行裝、以便附搭輪船東下矣。觀此則朝廷於越南之事、籌畫甚周也。

○法兵至越

西貢信息謂。九月二十二日法國亞威倫運軍船至西貢、隨於二十五晚、啟

行前往東京。三洛運軍船亦同日西貢。二十六日動輪前往東京。計二船共載有兵一千五百人。另炮兵甚夥。法人欲用全力以搏黑旗，亦可以窺見一斑矣。

#### ○法員會議

西貢信息言。九月二十三日駐是處之法員，聚會以議設立稅關之事，俾得權收越南稅餉，以充軍餉焉。

#### ○西貢郵音

西貢信息言。現法人將中朝向與理論東京之事，所陳各款刊成一書，以俾佈遠邇，俾評其曲直。又謂。擬將越南剖分為二，施南各省割與法人，施北各省仍歸中國。聞中朝將照此辦理以息爭端矣。法人前在海防，建造電線，達往河內，日間可以竣工。又擬由河內再建一電線，以遠往南定。觀此則法人之經營越南，實不肯稍遺餘力矣。

#### （一八八三・十一月・八、光緒九年・十・初九）

#### ◎論邊防不可因無事稍弛

天下有道，守在四境。此言人皆知之，而其旨則或未之喻也。夫所謂守者乃申畫郊圻慎固封疆之謂，非謂兵戈暫寢綏綏無驚即晏然以為無事文玩武嬉所作爲皆不終日之計也。古者，武備之奮與文教之揆而並重。當承平之時，猶兢兢以克詰戎兵相勸勉而謂王公守國其可稍弛武備乎。今者，中外通商世局又復一變。輪船往返，公使駐節，口岸盡開，教堂偏設。縱有山河之險悉撤藩籬之固，內則奸人甚間，外則強鄰覬覦。天下之不能一日相安於無事深識之士莫不杞憂歷念漆室興嗟。而國家之所以大懼柔教輔睦者，徒思治以仁恩而未由備以威武。泊乎邊陲有警，始遑遑然購軍火，集輪船，募兵勇，籌餉糈，而實則受疆圉之寄價閩外之任者，無望和議之早成，得以防務可撤，投戈而媾。豈知敵人早有以窺我之隱轉得託議和以候我哉。故今日要務首在邊防，有事固當加意講求，無事尤當實力籌備，使隱然若一敵國無懈可乘，始得謂之守也。昔魯莊公之語疆吏也曰。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無庸來告。此誠得備邊之要而爲萬世所當法者也。夫強鄰密邇。狡然思啟封疆以利社稷。我從委曲以事羈縻，彼終憑險以求得逞。若因和約妥立遂謂可恃。則古亦有口血未乾，敗盟構釁者。想昔之

視今猶，今之視昔也。而說者謂，兵必不得已而後用。若曰以防敵爲事，則猜嫌頓起，禍變將生。無論戎首將與自我也。即財賦所出，其數有定。又安能多方括搜以養此冗兵乎。故有事則戎嚴，無事則撤警。實治國之常經，權宜之妙用，彼歸馬放牛戢戈棄矢。古聖王業已行之，豈可厚非乎。則將應之曰，文德之修祇可語於一道同風之世，武功之競斷難免於各國窺伺之時。蓋運會既有不同，則規畫不容或疎也。生今之世爲今之計，而欲舞干羽以格頑苗講禮讓以化虞芮。詎可得哉。國家不惜鉅款購備軍械建造鐵艦以備不虞，全賴疆臣仰體此意，督率文武僚屬，體察情形，以時訓練士卒，勿使技藝生疎。凡屬扼要之區，嚴加防守。其有兵力未逮之處，則聯合土民，激以公憤，勉以大義，自護鄉里，報効朝廷，而其尤要。則在平時延攬賢豪，廣招工匠，將一切防守必需之器，自行製造，船艦則時常巡邏洋海以習駕駛之法，火炮則時常演試打靶以習命中之技，即團練民勇亦必一律操演，常如大敵當前，安危所繫，存亡所關，勿使船朽械鈍虛擲鉅款。夫如是中國之氣乃得常振，而強鄰將聞風震懼不敢生心也。方今法人虎視於南徼，俄人鷹瞵於西陲，日本睨睥東瀛，方將家突狼奔不可遏抑，而若英若美若普若澳以及西洋諸國，雖皆託言和好以嚮至而輻湊，而實隱存一微利之心，欲求久安無事，心不可得。與其臨時籌辦，轉多勞費，何如未雨綢繆，常得安逸。試觀，僅歷三載前既防俄，今又防法，則知中國防務斷不可少弛也。自今以往，即幸和議有成，竊慮尚煩當道措施耳。

#### ●西報論法攻東京

西報謂，今者法廷因東京餉匱，會集羣臣，擬撥佛冷士一十北枚運往以資接濟。法人之意以爲此鉅款可以克集大事得償奢願也。雖然冷服旁觀殆爲之危焉。夫東京之地，易攻難守，非調精兵一萬五千餉銀十倍於今之所撥，法人雖奪而得之，終不能據而有之也。乃欲以新兵二三隊使當黑旗之衆耶。法人此計蓋亦左矣。且越南爲中國所必爭，法人雖能敵黑旗，究不能敵中國。法人亦曾思黑旗與中國是二是一乎。前者中國擬將東京割部而與法人共有之。中國之息事安民，其心亦可共諒於天下矣。而法人顧恃強弗恤，堅執不允。今觀太晤士報所言，中國非得回東京全土勢難隱忍也。據太晤士報謂，接有在法都探訪人來函得悉，法國前任駐中寶公使，曾與中國總理衙門議，以東京之北歸中國，東京之南與法人。經發電音奏聞法廷以爲

中國允從而實則擬議之詞，中朝並未允肯也。且中國駐英法欽使曾侯爵在俄國慶士高城對人言及此事謂，法人所議之約，中國必不允從。況此約殊未鑒法人之心，法人亦不允也。中國今向法人理論，又欲視越南為藩服而堅持其說矣。是則中國之欲得回東京不既信而有徵乎。想法人於東京師勞餉竭，兵敗將亡，已成騎虎之勢，尚能知難而退，尚可息兵安民。然而法人斷不肯出此以甘受此恥也。今日之勢，惟望歐洲各國出為調處，庶可保太平之局。蓋中國深恐兵連禍結，致無辜赤子慘罹鋒鏑，非萬不得已，必不輕開邊釁也。法人亦當思及一旦決裂有碍商務，則自不敢與中國決戰矣。然為法人計，尚不欲議和則須亟遣大兵，馳往東京，使中國之兵有畏懼，不助黑旗，庶可以遲也。然中國今日豈尚畏法人者哉。即區區黑旗尚能與法人抗拒，況以中國地大民衆，早已有備乎。法人今尚欲以數隊之兵，戰勝黑旗，據有東京，恐敗衄之辱又將不免，而為有識者所竊笑矣。此皆西報所言，亟譯錄之以供衆覽。

○法兵來越

西報謂，法國運兵船名東京者，已於西歷九月二十四日，由租倫敦往阿非利加洲，載兵赴越。據傳，在阿機亞士地方調兵數旗，復於波尼地方挑選軍兵，合成一隊，先馳抵東京，然後再遣邊河運兵船，由利倫啟程，至阿機亞士載兵，俾資接應。二船奉有文書，均經至河內，不復到西貢矣。計程可於西歷十月杪抵越南也。

〔一八八三·十一·十，光緒九·十·十一〕

◎論法人籌餉

法人用兵越南，志在戰必勝而攻必取。初不料黑旗作梗於其間，以致兵敗將亡，餉糜力竭而事尚不可集也。然東京則已得矣。順化則已降矣。所有稅關悉經法人設員權征賦稅。是以越南之財，養法國之兵，用法國之兵，奪越南之地，實不啻用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也。法人之陰謀密計，不已早有成竹在胸者哉。乃邇來西字信息所傳，法人之在越南者，經費異常支絀，軍兵員弁均給半俸，仍苦於不敷支放。現已有兩禮拜停給糧糈矣。查故，則因稅關毫無進款而庫中久空，欲在東京措貸則又無款可籌。惟日望法廷早撥鉅款，庶濟急需，而山川阻隔，道路悠遠，法廷雖指撥佛蘭士一

十兆枚解赴海防，然總須於數禮拜內始能運到，究屬緩不濟急，有似於畫梅止渴，畫餅充飢。總督夏文擬請假回國，未必不由於此。審如此說，法人拮据情形，已可想見矣。故論者謂，以困敵之兵而當飽騰之衆，其必不敵也明矣。黑旗此時正宜激勵其衆，鼓銳向前，以與法人決一勝負。若待其軍餉運到，則士氣復振，易為力殊可惜也。然兵不厭詐，苟欲致敵恒於實者虛者實之。用兵之道惟在銳氣常存以蹈瑕而投間耳。道路傳言固不足信也。蓋兩軍相待事，頗有難測，或誇大其詞以為憫竭之計，或變幻其說以遂詭譎之謀。要當詳察而得其用意之所在也。邇自法人初議攻取東京，本以為越南王孱弱可以為所欲為。故既入其城即據關隘括賦稅以鳴得意。及為黑旗所敗，始知譴幕有毒非同螳臂輕嘗。既召士人又募客勇，張皇騰諱以致餉糈浩繁，而法廷議撥之款祇有此數。惟望權收貨稅以資供給，則當事之籌畫已具苦心也。然尚望戰勝黑旗早收厥功可以撤軍省費。豈知黑旗再接再厲銳不可挫。八月之役，所募黃旗亦不得力，又遭敗衄。法人此時計窮氣沮，始悟兵連禍結，驟離了局矣。夫調兵愈多則需餉愈鉅。法人遠來利在速戰，今既進無所掠，即有十兆佛蘭士。計重不過一百四十萬兩，未及數月即撥百兆佛蘭士未能得了也。蓋自去年以迄於今，法人竟不能於東京外更越雷池一步，則碌碌無所短長之效有可共觀矣。而宰臣花厘乃昌言於衆謂，得北寧新地二處則東京可贖，盤石之安而美利甚溥矣。豈非徒存此奢願以求償於可知不可知之數哉。夫黑旗在三宣日久人生聚，教訓已立於不拔之基。今與法人搏兵，實出公憤用伸大義。其衆咸願共出死力罔有懈志。聞其內地耕不廢時市易肆。是豈力有不如法人之強也哉。竊以為法人忿其兵敗將亡，冒險求逞，殊非良策也。欲謀久遠相安則不如聽中朝議和，歸還東京，退守西貢，修好息爭，以善持其後，則兵不疲勞，餉不糜乏，而貿易往來為利必大。若仍恃其兵強國富，恣肆憑陵，不得還於黑旗，又移禍於中國，將見兵燹一開猝難收拾，再籌撥數百兆佛蘭士，仍未有濟也。黷武佳兵，自古所戒，胡勿平心靜氣以深長思也。

○法國電音

九月二十三日法都巴黎斯城發來電音言，委局昨復開門會議，欲將法兵在東京情形，刊為一書，佈告遠邇。其畧謂，邇來法兵在越諸事頗為得手差足以告慰於友邦也。按，法軍屢為黑旗所敗，銳氣已喪，且復文武不和，

而乃云諸事頗爲得手。法人此書果欲誰欺乎。好功利喜誇詐。霸者之遺風。莫千古如。一轍矣。電音又言。九月十六日中國駐英法欽使曾侯爵與法國大臣會議東京之事。欲謂東京以息爭端。惟委局議刊之書內有言。中國若欲法兵退出東京。法國斷難允從。惟有鴛巨艦。遣精兵以萃於越南。俾中國畏其威而不敢出與相爭。舍此之外。固無可言者也。嗚呼。法人抑何張大乃爾乎。毋亦貪賴東京之土地耳。與侯僕僕往商和議。安能驟歸妥協。抑亦益於事也。時事至此。殊足慨已。

## ○効力疆場

法國報謂。法國阿機亞地方提督尼忌利亞。以越南軍務未獲止息。正臣子効命之秋。志士立功之地。特具文書。請於兵部大臣。准其開缺俾往東京。統帶兵勇。得與黑旗接仗。以觀敵人之強弱而定計。以速救厥功焉。

## ○越南近報

士丹達西報謂。接有在東京探訪人信息。據稱。派兵之在東京者皆非勁旅。步伐不齊。行伍不整。想均未經訓練者也。且營規日形懈弛。將不得士心。士不識將意。每當開仗則各顧其私。並不遵依將令。水師亦復如是。尙幸入秋以來。天氣不甚酷熱。否則法人未經此苦曠陽如張火熾大敵當前。與弁皆。傘以自覆。安能指揮衆軍與敵搏死戰乎。兵有不習地勢。不可以戰者。此之謂矣。

## ○法兵將到

西字法云。法國邊河運兵船由租倫往亞加利亞載阿非利加洲兵九百五十二名前赴東京。業於初一日行抵星架波。購辦火食。後隨即助輪往東京也。

〔一八八三・十一・十三、光緒九・十・十四〕

## ○津門郵音

九月二十七日析津信息謂。二十七日下午三點鐘。李伯相復往拜會法國駐中公使德理固商議時事。惟頗秘密。故外人莫得而知焉。聞法公使堅執前說。不肯降心以讓和。擬於二十八日附船回上海矣。信息又言。是處居人現因越南之事議論紛如。各出一說。或謂。接有電音得悉。黑旗進攻河內。法人與戰。又被黑旗所敗。黑旗遂乘勝以圍其城。法人潰出。黑旗遂入城以安輯人民焉。或謂。此言非確。惟法國新任駐中公使拔頭那達以任大責

重而事不可知。不復前來中國赴任矣。又有謂。法國救兵已陸續行抵新嘉坡前赴越南矣。里議街談。無非如是。若皆臆度之辭。訛以傳訛。並非確耗也。二十九日信息言。法國駐中公使德理固。因與李伯相會議時事未得妥協。心殊不懌。已於二十八日由析津附搭保大輪船。啟程別往矣。信息又言。現風聞朝廷因有人奏會沅團帥前在粵督任內。虛支兵餉。特委彭雪琴宮保往爲查辦。而會將帥亦於十四日。由原籍啟程普京矣。信息又言。是處居民現又傳黑旗糾合白旗。大敗法軍於東京。且乘勢以進圍河內矣。惟法人竭力固守尙未有失也。按。此說必因黑旗前攻河內。未幾即退回內地。津人於此遂爲是言。以快人心也。月之初四日信息云。駐劄寧古塔與清卿已於初四日。由牛庄乘炮船。行抵大沽。以便附喜安輪船前天津。所經地方文武。均預備迎送。以修地主之禮而敦同僚之誼焉。據道路傳說。中朝特委京卿。偕彭雪琴宮保來粵辦理軍務。未悉其官確否也。信息又言。法國駐中公使德理固已附武昌輪船行抵之。隨即乘法國和路遠炮船。前往朝鮮。然後取道日本。至上海或來香港。以回法國。蓋聞新公使將到接任也。信息又謂。天津居民現又謠言肆起謂。李伯相於德人與朝鮮通商甚爲不悅。蓋以其未稟命中朝也。信息又言。朝鮮越南二國使臣。現皆在津門。或有事須稟商於李伯相也。

〔一八八三・十一・十五、光緒九・十・十六〕

## ○海防郵音

海防遞到初九日信息謂。法國亞威倫運兵船與三樂船。均抵越南。泊於夏龍灣。以便兵士分乘。地勒與赫尼輪船。前赴海防。計水師步兵四隊。砲兵二隊。每隊約百人。所用之鎗。皆上等輕快者。又有水師兵約一千一百名。皆極精壯。與前時調來者。其氣象。相懸殊矣。初九日東京運兵船與邊河船。亦運有亞非利加洲兵。至夏龍灣。法人既得此新兵。遂分調各處。築營壘守劍要。以圖進取。計屯兵共有四處。曰海東曰廣賢曰寧邊曰巴登。均以重兵駐守。又在紅河口約距新地五里之遙設立驛館。以便傳遞軍書聯絡聲氣。派有西貢初到之水師兵五百名沿河防守。或謂。法軍自與黑旗開仗以來。除死傷及病故外。僅有軍士千餘人能執干戈以赴戎行。與黑旗相敵。故未得援兵前來。惟緊守各處。尙不敢開仗也。今既調集新軍。將由

波蘭以進攻新地矣。法人在波蘭附近村落，築垣鑿壘，選精兵二百名駐守。仍恐此兵不足以當黑旗，復派砲船一艘，泊於近河以便退兵，未計勝先計敗，法人可謂善謀退步矣。前月黑旗整隊由新地以至北寧，並有大船從北方運糧，取道紅河以赴新地，舳艫相接，旛旗飛揚，一望如火如荼，幾於莫測其數。又於河右紮有大營，以防法軍衝突。九月二十日法國副將李威倫，統率步兵六百名砲兵二百名，前至大河之左岸，窺探情形，見黑旗軍容甚盛，知難輕敵，終不敢渡河相與決戰。黑旗亦置之不理。故未有開仗也。惟現時各處皆有海賊四出，劫掠村鄉。法人甚以為憂。昨經設法捕獲五十人，回河內交官訊辦。法人又擬在波蘭之處，築一砲台於河濱，安放巨砲四十門，以資防衛。法人自將黃旗裁撤後，即募越南土人，編為一軍，日夕訓練，俾成勁旅。據傳，法人欲募此等土人三千名，充作義勇，而衣以藍色之服，使自成一隊，易於辨認。即以黃旗所用之軍械給之。初二日法軍共有八百名，由河內徑赴大河，以與黑旗決戰。每人皆給與六日糧食，以示必勝而後肯旋。惟至今未回營，未知勝負及有無開仗也。法人又擬調新到之兵一半赴河內。至前在香港所購之鎗炮，業經運到，可備營中需用也。聞海防與紅河相距之遠，賊匪甚眾，出沒無常，專以劫掠為事，甚為地方之慮。近有渡船數艘為賊所劫。又有米船於九月三十日，由南定載米至海防，為賊偵知要截於途。米船與之互鬥，致人役被傷八名，死去一名，力不能支，賊隊將船二並劫去。計此次賊黨僅七人，如華人裝束者六人，越南裝束者一人。而竟猖獗若此殊可憂也。初二日又有一村為賊焚掠。法人派兵前往捕獲賊匪一人。餘皆走散。法兵追前，賊遂反而與鬥。法之統帶員弁，幾為賊所擒，後得各兵奮勇向前，斃賊數人。賊乃退去附近河內之巴登地方。前月有法兵二名於夜間在差館外巡邏。偶以因倦坐而假寐，倏入黑甜鄉中，為賊人斫其首以去。當時並無人得知。翌早始覺惟徒呼荷荷而已。法人現嚴密巡防不敢少懈。前數日有工人欲將海防砲臺之巨砲用釘封閉其口，為法兵所見獲解於官，未知將若何處置也。初八早有越南官山附近海防村落，赴法營報稱，探有越南賊匪共約千人，聚於距海防一里之遙，以圖逞志。法人急員弁，督帶差役，馳往查拿，至今未見回營。守城員弁又不肯撥兵救援。故匪黨愈形猖獗也。總督夏文現接有法廷文書，着其仍在越南辦事。蓋不准其告假回國也。巴斯科路及連士砲船現在海防。

聞連士砲船將駛往北寧，進攻黑旗。初二日威尼士輪船，由香港抵海防，運到糧食甚多云。

○越南近聞  
十四日厄德輪船由海防到港。據稱，東京地面，現甚安謐，並無戰務，而法國新調來之兵，已陸續到東京矣。想與黑旗將有一番血戰也。

(二八八三·十一·十六、光緒九·十·十七)

◎中國非助黑旗辨

法人欲逞志於越南，為黑旗作梗於其間，屢遭敗衄，計無復之。乃倡言於眾以為黑旗之強，實中國有以助之故，得士飽馬騰每戰必勝。此法人之欲嫁禍於中國，而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夫中國苟欲與法人構譽，則當謀攻東京。時法國公使曾向總署婉商，而必不肯認越南為中國藩服。彼方辨論此已進兵。中朝何難赫然震怒，爰整師旅以恤弱小，遏強暴為名，傳檄天下聲罪致討。此時義聲遠播，各國亦必帖然必服為分。其曲直之所在，而無或存袒助之私衷。又何必再三諭令使臣，往來於英法之間，委曲議和，以期息事安民，言歸于好，同享太平之福。此以知中國雖其不義法人所為，而斷不欲輕開邊釁，致無辜赤子肝腦塗中原香液潤林藪也。黑旗為越南，効忠盡力，以與法抗，氣則百折不回。志則歷久愈奮，原屬職分所當為義勇所激發。固不得以中國通寇而遂有不滿之意也。自古豪傑末路，克自振拔立大功垂顯譽，當時畏敬，後世稱美，銘旛常而光史册者，例以黑旗庶乎近之矣。然中國視之則固越南忠義之士，自守土地，力禦外侮，志雖可究在荒微，猶是蠻觸相爭已耳。戰者自戰，和者自和，中國固可袖手其旁，以俟天心有厭禍之日，人事有轉移之機，或可投戈修好，不復以一矢相加遺也。故自去年以迄於今，惟厭念邊陲，或有意外之虞，修我戎行以固疆圍，曾不聞命一人遣一騎，馳入越南，干預戰事。是中國之光明磊落，不忍乘法人之危，以蹈法人之隙，而使其腹背受敵，首尾不顧，聚而殲旃，有可概見矣。何法人尚不知感激而憑空臆決以為中國暗助黑旗也。豈以敗衄為辱，而藉此以掩飾天下之耳目歟。抑欲激怒其民人使草起，而與中國為仇敵。迹其前後所言，始則謂黑旗之強，皆有演粵營格記，繼又謂曾捕獲華人，搜出中國官弁交通越南文書。近更謂粵督張制憲發有羽檄馳抵黑

旗營中、着劉永福力拒法人。種種疑猜悉屬莫須有之事。初不識法人果何所見而云然也。夫使中國欲助黑旗、豈至今日而始決計哉。以法人貪賴越南土地、擅啟兵端、以圖翦滅我屬國、蕩搖我邊陲、虐戮我人民、好絕我和好、以理則我直而法曲、以氣則我壯而法老、加以人心憤激、舉中原之衆、無論婦孺、皆有致死於法人之思、則修我矛戟、同仇敵愾、義旗南指、萬衆一心、壯者前敵、弱者轉餉、水陸並進、爭爲先驅。法人之在越南、早已不得安居矣。豈至今尚能晏然據越南之地、權越南之稅、粉粉籌餉、遣兵以與黑旗相持哉。總之、中國素重懷柔之道、不尚詐力之用、事可獲已卽不忍爲戎首。法人苟能知難而退、釋嫌修好、中國無不可委曲相從。若將疑似之詞以行恫喝之術、必欲併有越南。中國雖不助黑旗、亦斷難隱忍以貽無窮之害、遺後世之憂也。

## ○越南近耗

現有友人從海防到港。因詢以越南近日情形。友云、邇來黑旗與法軍並未開仗。惟北寧一帶黑旗已撥有重兵、沿途駐守、壁壘一新。計約萬人有奇。法軍新到之阿非利加兵約八百人、加以法兵數百西貢土兵千餘。共聚於河內、總不過三千之數、而越南黃總統所部之兵、現駐紮於象山、亦有數千之多。此等兵雖皆越民而久經戰陣、頗稱勁旅、與黑旗聯絡成犄角之勢。法人之在河內者雖得援兵、胆勢稍振、然黑旗駐於北寧、以力過於前、象山之兵伺乎其旁。法軍頗有不能兼顧之勢。近又盜賊蠢起、悉向法人所得之村落、肆行劫掠、致爲心腹之患。法人防不勝防、捕不勝捕、曾拘有越南官弁、實以友邦之誼、理當協力同心、安靖地方、而越官惟唯承順、詭求釋放卽遁匿不出。故法人亦無如何也。友人又云、嘗初十日附航回港。時間、法人已調遣軍兵、往攻北寧矣。惟黑旗否與開仗及執勝孰員、則未得而知也。據此則前數日港中所傳法軍敗績、殆非確耗矣。然以法人數千之兵而欲當黑旗之衆、火器雖精、究失地利。將何以克操勝算歟。噫、是豈真不可以已者乎。佳兵不祥。法人抑何不思之甚也。

## ○海防郵音

海防遞到西字信息云、法國總督夏文、於初五日下午五點鐘、偕同參贊人員、乘依里沙士輪船、由隄岸啟行、前赴順化都城。據傳、總督此行蓋奉法廷之命、覈有文書、呈謁越王、以咨商近日所立之和約。現聞、法人擬

將南方各埠、盡行封禁、以免軍機洩漏而敵人得資接濟。此言若確則貿易場中又多所窒礙也。信息又言、月之初二初參等日、隄岸各處連遭颶風大作、晝夜不輟。計自初二日下午八點鐘、風從東北方來岸、則揚沙折木。海則湧浪騰波、勢甚狂烈。至初三日始息。船艘屋宇有無損傷、未得其詳。時屆冬令、而有颶之災、是亦事出意外者也。

## 〔一八八三・十一・二一、光緒九・十・二二〕

## ◎論法人擬向中國索賠兵餉

天下事有兆朕未形而情形卽已畢。著者蘇老泉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惟明於事理、乃能見微知著也。法人當謀取東京、籌餉調兵。惟恐人有所不知、而又張大具詞虛其氣。先向中國恫疑虛喝。若越南肯德敗盟、彼曲己直、實難隱忍、必將滅此而後朝食者。本館初聞其議院衆論公使抗言卽謂、法人之志、非眞甚有惡於越南也。其所以如此張皇者、蓋爲異日索賠債地步耳。中朝宜預爲定計、使其無隙可乘。庶可以關其口而奪其氣。此非具有深識卓見、有以洞悉法人之隱微、能直挾法人之癥結也。蓋事勢所極雖未能知其伊于胡底、而情理所彰則大率必至於如此。今閱西報所述、英人與法國大臣談論越南之事、問法國究竟作何辦理。而法大臣果謂、苟以全力戰勝黑旗、必向中國索賠兵餉。是法人於議攻東京時、已存此見、以爲中國素畏泰西禍、以虛詞嚇之、必可得志。此次用兵主名所在、不惟越南而惟中國也。東京既得、固將屯兵裕餉、以食中國邊。倘東京不得、亦將藉端嫁禍、以鯨吞中國寶財。是勝負均於法國無病、而越南與中國必且大受其害也。夫得一國而萬世享無窮之利。從或不得兵雖徒勞餉、仍不致虛擲。操從由我。殃咎在人。以此舉事誠出萬全。又何怪法人之狡焉思求逞志、毅然甘爲戎首哉。然則中國之自爲計、宜外則固其邊防、內則練其士卒、足財用備器械、務使天下之勢血脉貫通、聲氣聯絡、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痛癢相濟。緩急相濟。黑旗與法人相爭、祇作壁上觀。任其孰勝孰負、我勿與知焉。倘法人仍構疑似之言爲移禍之計、則將折之曰、汝法人亦在西貢召募客籍、往充軍籍。此乃汝借中國之人、以荼毒越南生靈也。此乃汝用越南之子弟、以攻其父母也。豈亦越南自攻越南乎。抑亦中國暗助汝以攻黑旗乎。反是以觀、又何得謂中國暗助

黑旗以攻汝也。且中國爲汝備兵不已以圖，倘滅我藩服，蕩搖我邊疆，深恐土匪竊發，大爲我之不利，致籌餉調兵以固邊防。是我所費不貲，皆由汝用兵於越南，致爲禍始也。我向誰索賠兵餉。今何爲反索我賠償乎。贈邀友邦同評此理。吾知中國苟能持此意以反詰法人，彼亦將索然氣沮，忽然愧生，而無詞以置辯也。況兵連禍結，累月經年，致天下洶洶不得休息，子弟慘罹鋒鏑，父老苦輸餉糈，商旅不行盜賊竊發，越南境中竟無一片乾淨土地。是豈上帝好生之德所忍而出於此耶。揆諸萬國公法，殆亦無此情理也。由此言之，法人用兵於越南，已非道有乘上帝之心。中國念切友邦，即往詰問，勒兵勸和，亦屬應爲之事，而足以見諒於歐洲各國，並非局外相助便利營私之可同日而語也。何法人惟知自恃其強，既視越南爲可併，又以黑旗爲可勝，且謂中國爲可欺，竟至於若是耶。嗚嗚呼，安危須仗出羣才杜老之時，竊不禁爲衮衮諸公善謀人國者再三詠及矣。

○法船來越

新嘉坡信息謂，月之初十日法國炮船及威燕拿運軍船，由租倫載有軍兵行抵新嘉坡，購辦火食後，即動輪前往東京，不復少爲逗遛矣。蓋救兵如救火，固當趨程忙速若此也。聞法國科羅運軍船，已於九月十二日由租倫載有新兵，取道前赴東京，計其程約於十月下浣可抵越南也。

○海防郵音

十六日海防信息謂，現聞法人復不許各日報館採訪人，再至河內，以探報戰陣之事，約遲數日，即可知其確否矣。法國從阿非利加調到之兵，頗向各村落恣肆騷擾，居民與之理論，輒被陵虐，而又不敢向營官告訴。惟遠避之以免受其魚肉。每至夜間，村中男女皆反，其門，出匿於田間，則其情事有可概想矣。現海防仍有此等兵士四百，正不知何時地方始得安謐也。黑旗現以重兵駐守北寧，而新地則僅留兵士二千人以資防備。所有精銳悉萃於北寧，以便與法軍決勝負也。又西貢來信謂，法廷欲再調兵士六千人前赴東京，俾合已到之兵，共成一萬之數，以壯聲威，而摧大敵。特委新任提督，前至以爲總統，而調水師提督科烈代管駐紮太平洋海戰艦，提督美野則因滿任，調之回國焉。據傳，法廷調至之新兵，悉是阿非利加人。又西貢日報謂，前傳法人所建由河內達於海防之電線，業將竣工，乃道路詭傳其電線仍未事也。十六日下午八點鐘，魯魯馬留輪船，由紅河之竹

溪驛，行抵海防。據稱，其船於十四日，與依科亞炮船，相遇於途，得悉水師提督科烈帶有兵士三千人，向北寧前進，其有無與黑旗開仗及勝負何如，則未得其詳也。聞，距海防十二里許之象山附近處，有海賊，萃聚於此，爲數甚衆，肆出騷擾，甚爲地方之害，而法人所立之驛亭，則並無兵士在此防守。當魯魯馬留輪船行近象山，時有賊黨擊大旗，携鉅炮，將崇奉西教之民村鄉轟燬，教民慘罹其毒，無家可歸，即相率至河濱，向船求救。計有百餘人，聲稱其村已有數人爲賊所殺。西班牙之傳教者則潛匿於小艇，以避此難。輪船乃燃砲，向賊轟擊，賊始退去，輪船遂將西班牙傳教人，載回海防。現時附近村民，皆挈眷遠徙。其避兵，抑避盜賊，均不得詳知。然無辜赤子，慘罹荼毒，必有任其咎者矣。此皆西報所言亟譯錄之，俾供衆覽。

(一八八三·十一·二二、光緒九·十·二三)

◎論法人探察越礦

西國富強，其道固在於通商，而其本尤在於開礦。以英國區區三島，土地非廣，人民非衆，而能講求礦務，盡發天地之藏，以供國家之用。由是，製機器駕輪船，四出貿易，徧置頭。天下利權，幾盡歸其掌握。自古以來，控制及遠，未有若斯之盛也。其故皆由於開礦以足用而阜財也。法國與之爲鄰，專以威武震懾各邦，而不屑於錮錮牟利。蓋其國物產豐盛，製作精巧，呢絨鐘表美酒之類，售諸歐洲，即可利市三倍，不必遠涉重瀛以謀生。其航海東來也，意在於耀聲名，而不屑於櫛子母。國勢既殊，用意亦別。然今昔殊時則情事易轍。彼見英國之通商獲利，而地球各國無不奉爲盟主，讓執牛耳也。雄心頓發，壯志勃興，欲與英並駕齊驅，爭爲長雄，深念非效顰括之謀，施席捲之策，必不能遠撫長馭，制六合而吞八荒，環顧亞洲，惟越南有可假手，然究未悉其地利若何，果有類於石田否也。特撥國帑，遣礦師泛瀛海，歷險阻前往探察，務期得其實在情形，俾有把握，乃決計於併吞。彼其意以爲既非地屬不毛，復開鼓鑄，則利之所在，即彈國家之力以求必得，雖所費不貲，而可獲償於異日，是猶取之內府而藏諸外府也。爲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夫又何嫌何疑，而不排衆論以定大計乎。凡此皆法人探察越礦之深意也。今觀礦師所言，東京一隅，實萃五金之礦

而煤礦爲尤盛。計有兩處煤質固屬上等。且皆長西里六十三里。廣九里有半。深約西尺三百三十尺。是一日據而有之。鳩工開掘。取不竭而用不盡。本源既饒。復能墾荒廣種種植。招商買通有無。則南洋之利。不將盡萃於越哉。由是。英雄於西。俄時於北。而法則在南上。駐有重兵。以窺利而乘便。亞洲安危之局。強弱之機。始將聽其三國左提右挈也。然則越南果爲法人所有。夫豈中國之利哉。中西人情好尚。彼此殊歧。而政俗因之迥異。中國之人好靜而多求逸。西國之人好動而不辭勞。中國政俗。以德教爲先。西國政俗。以功利爲尚。彼其國中。自君卿之貴。以迄庶民之賤。皆喜遠游以歷練。而擴其見聞以講求。而大其知識。即富擁鉅貲。亦不憚冒波濤。歷險阻。越數萬里以覓新地。以通貿易。揆諸中國所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者。蓋不知何戎何慮也。其或蓄積致富。則國之人皆敬而禮之。地方有事。官視其意以決從違。鉅富者且與國家作其權勢。凡與大役拒大敵。悉向其籌撥經費。俾集厥事。故獲有利益則通國共之。開有利可圖則通國謀之。識深慮遠。志銳力堅。務求成功而後已。中國事事與之相反。即如開礦一端。未及數年。業已滋滋而多所壅累。若法人得所藉手開挖越礦。屯兵裕餉。倚爲雄鎮。由是而騰騰虎視。蠶食鯨吞。尚有堪設想者哉。噫。興言及此。不得不有望於秉軸諸公善爲維持也。

○電音

二十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言。昨有某新聞紙館探訪人與中國英法欽使會晤。候會晤。因詢及越南之事。法人已決意以力相爭。中國將若何辦理。會候答謂。法人若遣兵往攻北寧。想必先自以爲合於公道而人言有所不恤矣。然苟有礙於中國則曲直所在。義理昭然。中朝亦必慮及久遠以期邊境獲得安。斷不袖手其旁。任法人逞其殘暴。肆其侵陵也。同日巴黎斯城電音言。法廷現在阿非利加洲。調有梳亞威士既渣思亞士之兵。以赴東京。而助戰守。蓋以黑旗強盛。非厚集兵力。不足以奮恥而成功也。法人之欲甘心。黑旗誠不惜用全力以抑之矣。所苦者惟被兵燹之越民耳。哀哉。

○戰務近聞

本港西字報謂。據近日歐洲遞來之電音想。中法兩國。因越南之事。終難共守太平之局矣。蓋法人已決意用全力以攻取北寧。而殲滅黑旗。夫北寧之地。乃扼要之區。不獨黑旗在所必守。抑亦中國在所必爭也。法人之意

以爲。既得北寧。則勢成破竹。此外可迎刃而解。豈知殊爲中國之不利哉。又何怪中朝不肯袖手作壁上觀也。聞十六日法軍已有兵千人。取道前往北寧。以進攻黑旗。雖曾否開仗。現尚未悉。然法軍必不徒勞返矣。又聞。法國復遣軍兵三千餘人。前來東京。以資調遣。則軍務孔亟正不知何日始得救安也。

○法使回國

北省信息云。法國公使德理固。現卸事回國。所遺之缺。特以副參贊思美利。暫爲護理。俾得代辦京都使署事務焉。

（一八八三・十一・二三、光緒九・十・二四）

◎閱字林報論滬市書後

甚矣。生今之世。值今之時。而辦理中外交涉之事。誠有不能多所顧慮者也。夫外洋來商中土。其視眈。眈其欲遂遂。見利則共趨。見害則共避。萃數國之才力心思識見智慮。以窺探中國情形。而圖度中國利益。中國稍有舉動。則羣聚而喙之。其便於彼者。必思搖撓以禦。其不便於彼者。必思惡以就其計。外雖名託相睦。內實意存覬覦。中國苟欲發奮爲雄。倘非通籌全局獨斷行。詎可冀其旋至而立有效哉。夫滬上生意減色。雖謂因中法和局未定。毀富之家皆欲收回放出之資。以致銀號錢莊。一時無從周轉。通得閉歇。然果市而非實虛耗則有數可核。有欠可追。實則雖在他人刻難收還。而仍不啻藏諸外府。其銀猶在也。如以爲中國此時日費鉅款。購辦軍械。遂致與西商交易之華客。大受其害。則中國財源流出外洋。誠屬自窘之道。興言及此。殊覺可危可懼。然因此而不復與法人力爭越南。聽其窮滅我。服。逼處我境壤。設法人得志。再求滇粵以割險要。界開口岸。中國仍將以民財漸竭。民力漸殫。賦稅殊見耗乏。帑藏殊形支絀。而謂今日必不可與法爭。姑低首下心。俛倪佞佞任其割取滇粵之地。以貽社稷患爲民吏滋乎。夫以振興民財爲今之上策。而謂中國當他商賈之力。不可味當急之務。而徒與法爭越南。使百萬人民。處險地者。是僅爲中國目前計。並爲中國日後計。所謂明足察。毫之末。而不見與薪之大也。今有富家於此。其子弟被外姓土豪通。寫契券割與門前隙地。俾建樓臺。爲家長者欲出與土豪理論。而室有病者。日需醫藥之費。爲數不貲。加以驪事



某處、廢室某所、猝爲風露摧毀、亟需修葺、頗有內外不能兼顧之勢、而其鄰人則從而俱譏謂、彼家長勿爲不急之務、盍籌資以醫而病者措款以葺而室屋、其門前隙地則讓與土豪、聽其建築樓臺、勿與搆爭、致多傷費。豈知病者或未愈、室屋或未完、而土豪已鳩工庀材、向其門前經營、量度行將毀其閣閣、佔其牆基、以拓彼規模、大彼營造矣。斯時始出而與之爭、則樓臺已成、彼土豪將藉口於當時何不明言、今乃無端冒認乎。無論彼有詞以詰、我終不肯毀折其樓臺。即父老爲之調停、鄉鄰爲之排解、土豪肯將樓臺毀折讓還賠償、而建造之費、彼必索賠、則所費滋多、究不如早與爭論之爲善也。今法人之圍越南、中國之細財力、似類於此、而其禍則更有甚焉。即與外國貸欸、亦當早求卒事、否則養癰之患、噬臍之悔、殆有非臣子所忖者也。嗚呼、以局外人而論局中事、一從一橫何所不可。其萬難措置、而又不得不善爲措置者、惟與謀國是者耳。兵連禍結、貽害於貿易場中、實非淺鮮、則固早已知之矣。

○電音

二十一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音、法廷現因外務大臣理覺、上疏力求解職、已允其所請、俾得將經手事件、料理靖、交卸榮歸矣。聞所遺之缺則以高尼士嘉利袖授。按、法國邇來、外務大臣多有不能久居其職者、非不協於輿論、見機引去、即有懷於高尚、急流勇退、幾若顯官之不可長戀嚙仕不容濫厝焉。得毋以國家當有事之秋、籌餉調兵事煩實重、有未易勝任而愉快者歟。電音又言、法廷於越南之事、終不欲與中國構怨、以致兵連禍結所底止。現復與中朝欽使會襲侯、再爲籌商、以期終臻妥協、言歸于好焉。電音又言、法廷之心究未能釋然。於東京必欲據爲己、以求償其大欲。惟恐兵力不足以勝黑旗。茲復調遣精兵九千、着迅速前往東京、以赴戎機奏膚功焉。按此兩電音所言、前後情事、迥不相侔。既云不欲與中國構怨、此又云必欲勝黑旗以東京。是議和者其名、而議戰者其實也。然則法人之爲此蓋欲緩中國之兵、懈中國之志矣。中國豈無人焉。諒必不爲所玩弄矣。

(一八八三·十一·二四、光緒九·十·二五)  
◎論民心當聯絡

國以民爲本。未有無、民而可以立國者也。然民之有無以心不以形。形徒存而心已離、民雖多弗爲我用、即有猶之無也。心既堅而形不敷、民雖寡皆爲我死、其有乃真存也。夏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周書曰紂有億兆人、惟億兆心。是知惟國家者當以聯絡民心爲急務也。今者中外通商、徧設口岸、實創從古未有之局。雖曰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然彼往此來、利之所在、趨之如鶩。曾無關市之禁絕少山河之阻所謂賤土食毛忠君親上者、非爲財利所誘即爲異端所移。儘有身居富貴、口談詩書亦忘廉恥、漠不知怪、而蚩蚩之民賦性惟魯毫無知識、遂靡然從風甘於暴棄自外生成居、恒蠢蠢欲釀成國家之大患、以貽地方之毀憂。此非細故、有安社稷之責不可不早爲之所也。夫中國素稱聲明文物之邦。民俗強弱雖有不同、然皆以重禮教崇信義爲本。豈至今日而反憚然不知禮義爲何物者、此全在民之司牧有以培養之鼓舞之耳。撫之以恩則民之元氣日固、柔之以德則民之天性不漓。此非空言所能收效也。朝廷苟能事事以便民爲念、慎選大吏、使以身爲僚屬、倡率察吏之法、則驗實其否能與利除害、與民休戚相關、而州縣各官復能奉令承教、以專心於職分所當爲、才力所能副、民有冤抑、即使事屬中外涉、萬難措手、亦必以民命爲重、以功名爲輕、而設法爲之、持平辦理、則小民具有天良。其有不感激涕零、尙遇意外、願爲効死毋貽君父之憂、誓雪國家之恥者哉。夫民心之離合必有其漸、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於其未離而有以合之、則衆志足以成城。及其既離而始思合之、則輿情終將瓦解。其端至微而其理甚顯。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欲民心合而不離、觀於前事則可以知聯絡之道矣。邇自西人東來、氣駿之雄、幾於無不陵鑠。然每擄戮、必藉口於民不堪命、倡言於衆謂、與官爭而非與民敵。是其意亦衆怒難犯、暴民不祥也。乃遇交涉案件、事無大小、西官必袒護其商民、而毅然與華官相抗。華官每痛抑其商民而視然、惟西官是聽。中外商民習知其官長之如此。一則顧盼自雄、即甚無理、亦必徑遂以行其意。一則中情先餒、即果有理、亦不敢挺身以爭是非。夫公庭之上、固儼然有官以爲主持、而民之勇怯頓殊。設有疆場之事、尙堪設想哉。竊謂、中國民心不甚相遠。苟欲用之先在力反從前所爲、則官民之情相通、

即官民之勢相合，平日勉以大義，臨時激以公憤，則萬眾一心，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不然雖募百萬之兵，竭億兆之餉，購戰船備火器，講求西法，操練陳勢，又復舉行保甲，倡辦團練以爲邊防，從此孔固烽燧，無驚盤石斯安。猝遇寇警，可恃無恐，而民各一心，奸宄充斥，敵人猶將有以窺我之隱而踏我之暇也。海濱下士殊切杞憂，竊效杜牧之罪言，願爲垂意焉。

○法人擬攻北寧

西字報云，法人現擬進攻黑旗所守之北寧。惟此地距中國邊界，約有一百西里之遙，形勢險固，擬於金湯，而黑旗有重兵以乘其扼塞。法欲勝而奪之，殊覺非易。茲聞，法人聚商良策，欲先攻宜泰處，倘能得手則勢成破竹，可以迎而解。然而成敗利鈍安，可逆料耶。法人何不深思也。

○遣兵衛邊

十一日暹新報云，暹廷聞法越兩國交鋒，乃恐戰鬥之餘，或從而生心，致爲邊境之不利。因先爲策，議調軍兵前往各界，抱守險要，以防寇兵闖入其境恣肆蹂躪。現由西巴探處，選撥軍兵七百名，連備行裝，越日起程，馳往擇地駐守。此等兵有西官數員以爲督帶，並資教習陣法。蓋處當則明步伐止齊之節，有事則爲折衝禦武之才，所謂預備不虞，古之善教也。

（一八八三・十一・二七、光緒九・十・二八）

○電音

二十四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云，前日中朝致書於歐洲各大國，言越南久爲中國藩服，人所共知，今法人欲恃強以爭奪，是欲與我中國構怨也。則我中國亦不得置之不理矣。

○越南近事

二十日海防來信言，昨報海東城被黑旗及越人攻擊，駐防法軍大敗，幾致全軍覆沒，幸得連土炮船赴救城圍始解。茲查得，黑旗攻海東時，乃八日上午六點鐘也。法兵死於是役者，計有二十八人。法員馬基士亦爲彈丸所傷，幸無大碍，不致有性命之虞。據旅居海東華人報稱，被黑旗所燬者，惟市廛而已。餘皆無恙。二十日江南輪船由河內載有新兵到海防。現法兵之在河內者甚多。在海防者祇步兵一隊，及炮兵無幾矣。復由海防調兵八百名馳往海東以資守護也。致於十八日往攻海東之兵，現傳說紛如。或謂

非黑旗乃海盜也，或謂是中國之兵，故其所持鎗炮皆上等敏捷者。黑旗越人往攻海東處，計距海防僅半點鐘路程。故海防居民恐其來攻，幾坐不安席也。此皆西報所言。姑照譯之，以供衆覽。

○法敗傳聞

風聞，二十晚，法人分兵三隊往攻黑旗。黑旗亦秣馬厲兵，出三軍以接戰。兩軍既遇，鎗炮震天，彈丸如雨。鏖戰良久，黑旗猝然偃敗而退。置放火藥於途中。法兵不知是計，以爲黑旗敗北，鼓勇追進。詎，黑旗號炮一放，火箭齊施，途中火藥盡被燃燒。法兵不能退出，盡爲火藥所焚。全軍頓成灰燼云。此乃得諸傳，聞其確否俟查悉，再爲續報。

○譯錄西報

西字報謂，中朝有密旨一道，爲西人所得。其意旨，黑旗劉義，現經中朝封爲東京統兵大員。將來所有軍需軍火，悉由中國供給。現新授雲南巡撫唐中丞炯，已奉命帶兵前往越界，與黑旗聯絡而攻法軍。廣東廣西諸省亦遣兵，駐防以保護疆圉。兩廣總督及雲南官憲，皆預備銀兩以資軍需云然歟。姑譯錄之，以符日報體裁耳。

（一八八三・十一・二八、光緒九・十・二九）

○法人大言

西歷十月二十三日法都巴黎斯信息謂，法廷現將法人用師於東京所有戰陣勝負及時事，刊爲一書，名曰黃書。其中有謂，法人於紅河之處之盜亦已肅清。前時越官不受法人約束者，現經越廷將其革去職守。黑旗亦退守內地，不敢抗拒法人。越兵亦皆解散，不復與法人爲敵。俟新兵到越後，則東京可據爲己有，越南之大局可定矣。中國雖降心與法國議和，然兩不相下。故空言無補也。蓋法人之心欲中國不干預東京之事。中國如有兵在東京，亦將撤回。中國不能如其所請，故中國欽差會慶侯，雖與法國大臣理高，三次議和，皆事成畫餅也。大臣理高曾對慶侯言，中國之兵若在東京，是助黑旗以攻法。恐將來中法由此決裂。中朝亦謂法人將在東京法兵撤回國中，且越南爲中國藩服，祇可擇數邑建設口岸，與各國通商而已。法人亦不允。西歷九月十五日法人與中國會議剖分越南之事。法欲以東京之北爲界，東京諸省則歸法人所管。及至西歷十月十五日接有中朝回文，不允

所請，欲以東京之南爲界，其池北諸省則歸中國管轄，而南邊諸省則歸法人管理。法人亦不能如請，故迄無成議也。西報述法廷所刊之書如此。

○海防郵音

二十七日南粵輪船，由海防帶有郵筒到港。據稱，是處無甚新聞。惟近日法人將其城壕大加修葺，連士及理柯弼二炮船，皆由海防啟行。聞議往攻北寧。陸路軍兵，現亦各備行裝，將往北寧攻黑旗矣。

○上海郵音

上海字林西報謂，招商局康濟輪船，現租與中朝爲北洋水師提督坐駕船焉。又上海消息言，現道路傳說謂，有數西人曾在上海居住，現爲黑旗統兵官。說者謂，想必是子虛之說耳。若事果確，則此等西人必是由兵船逃出，潛往黑旗者云。

(一八八三·十二·六、光緒九·十一·初七)

◎中國不必與敵爭勝於海上說

西人之論武備者每謂，中國船艦之堅，鎗炮之利，迥不如西國。若一旦有事於戰爭，則立見其蹙。夫主客異形，攻守異勢，西人之言祇存自誇之意，而欲中國竭有用之貨財，以效其所長，實則見其偏而未見其全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中國境土遼濶，海道紛歧，防守之策，別有要圖。原不必鯁鯁焉與西人馳騁於汪洋巨浸之中，角逐於烟濤汨沒之際也。中國向以仁義爲尚，懷柔爲道。其與西國犬牙相錯，蝸角競爭，虎視爲雄，鯨吞難免者，原不可同年而語。故西國欲保其疆土，庇其人民，拓其利權，廣其貿易，必競於武功，以爲修好睦鄰之本，而不惜竭國中帑藏，殫民生財力，製船艦備鎗炮，精益求精，互相倣效，必求匠心獨運新裁，別出使各國，邀聽風聲，懷然牛畏，而不敢萌覬覦之心，敢陵侮之念。是則彼自堅其船艦，而不必備諸中國也。彼自利其炮鎗，而無所例諸中國也。蓋中國道在有以自守而自可自憐，水陸便奔走，借來同我太平也。當中原軍務甫清之時，當道懲前毖後，倡議倣效西法以圖自強，曾侯宣言於衆曰，今傾百萬帑餉以易西器，安知所勝之法定在此乎。但整頓之事亦在所急。水師宜日加精練，務使不驚風浪，不迷火炮。陸軍宜日事操演，務令陣法神明，紀律嚴肅。此真大臣高瞻遠矚，洞悉形勢，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之也。夫以中

國生齒之繁，教養之素，倉猝有事，則人人存敵愾之思，奮同仇之志，朝爲召，暮有致萬人，加以月餉之輕，即久與強敵相持，亦不慮糧糈弗繼，士卒逃亡。果能統帶得人，各守其境，據險乘扼，悉自操可勝之券，敵來則出擊，敵退則急追，而又多爲游兵分畫地限，晝夜巡邏，聞有警報，近者則赴援，遠者則邀截，聲氣相通，首尾相應，敵雖悉銳而來，利在速戰，可靜以鎮之，堅以持之，勞逸既殊，利鈍立判。從有不逞之民，欲與潛通以爲內應，而我罔或察，無隙可乘，則形勢既得足以制敵人之死命矣。又何必舍我所長，以徼倖於必不可知之地，輕於一擲以與相角於洋海中哉。且中國數十年來，與外人失睦，屢戰輒不獲利者，非有他故也。祇以議戰議款，聚訟紛如，莫能決計其戰也。不戰於可戰之日，而偏戰於不可戰之日。其欺也，不欺於可欺之時，而專欺於不可欺之時，及乎議守則又不守於可守之地，而皆守於不可守之地，朝令夕更，迄無定見。故敵人得而乘之，擊東擊西，擾南竄北，一處被兵則各處震動，一省聞警則各省悚惶，而敵乃肆其憑陵，奮其詐力，以多方恫喝恣睢要求，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爲中國計，所有一切武備，似不必求稱乎西國之上，而惟當善用所長也。

○電音

初四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言，德國現允與英國互相聯絡，以同保利權。若中法果棄玉帛而以興戎相見，各處口岸致罹兵燹，則英德二國必竭力，使其商民旅居中國者，得以晏然相安，而不致於橫被池魚之殃，或將玉石俱焚也。按，此電音所言，是歐洲諸國甚不欲中法措釁以致兵連禍結，不利商務大局也。然越南一事，是非曲直，本自昭然，英德二國既欲保其商民，何不向法人勸和俾同享太平之福哉。

○華兵到滬

十月三十日上海馬嬌利報云，是日有數百華兵在英租界遊行，而皆穿常服，並無號褂，實不知爲何處兵勇也。又前月二十九日有中國兵艦四艘到滬。據傳，將載運此等兵南下。是日上午已有兵船一艘，滿載軍兵器械啟行矣。聞，所載藥彈，多屬金陵機器局製造。尚有兵船三艘，擬於初一日動輪前往粵東云。

○牛庄近報

上海哥利亞報云、接有牛庄探訪人信息、據稱、吳軍門所統轄之兵、有九千名。陸續調至天津、而用日新輪船運載。聞吳軍門現接到李伯相札諭、着偕同各武員、協力守護津畿、俟佈置周密、則將所部兵勇、於來春之初、南下俾在粵東駐防焉。信息又言、現時牛庄天色甚佳、風和日燠。惟至夜間、則頗覺寒凍。蓋時際隆冬、水滯腹擊河道必將冰結、而不利使、船艘往來也。

○請增船艘

聞、美國旅居中國商人、因法人於東京之事、與中國致有決裂、恐戰務既開、將來有所牽累、特稟請於其國水師總督、添撥戰艦、前來中土、駐紮以防意外、而保商民。想、經歷官為利權起見、必允其所請矣。

〔二八八三・十二・七、光緒九・十一・初八〕

◎論法人籌餉

法人欲進志於越南、而不惜用全力以博之。其計深慮遠、有非局外所能窺測者。惟就近日所越到之電音以觀、則所謂老師費財、事殊無益者。法人已有羶羊觸藩之勢矣。夫其始議攻東京也、元戎李威利感於商人流不之言、謂、越南戰守無備、可不亡一矢不遺一鏃、收其土地、撫其民人、極其貨稅、開其金礦、遂不請大兵、不求鉅餉。率爾與戎以徵無窮之利。既得東京、又欲驅逐黑旗、冀越南全境盡歸掌握。初不料有黑旗們舉大義、作梗於其間也。泊李威利戰歿、法人猶視黑旗為易與、欲以雄師殄敵復仇、而黑旗再接再厲、愈戰愈奮、連敗法軍、屹然作越南之長城、為中流之砥柱。法人計無復逞、乃擬攻順化、逼脅越臣、強立和約。在法人視之、則以為取勝之左券。由識者言之、則以為掩耳而盜鈴。故自出兵以來、所費軍餉、除取給於越南稅關外、為數甚鉅、幾有日不敷支之慮。前閱西字報有謂、法國員弁之在越南者、薪水無從領、給有兩禮拜而僅得半俸者。是庫項之支絀異常、已可概想。司管餉者、能不歎為無米之炊乎。而法廷尚不知變計、必欲克竟其功以雪屢敗之恥。擬撥鉅餉、解往東京、俾濟需用。惟西國之例、庫帑存儲無幾、凡舉大役須向國中籌措款項。故必發交議院、會集大眾、悉心計畫、酌提別款、或從股商富戶捐助、作為國債、統俟事成

填債。此次用餉、綜計不下數百萬。若再續遣軍兵、則需餉更鉅。區區法國、即稱富強、竊恐相持日久、勢必不支也。連日電音雖謂擬撥軍餉、經議院會商已有頭緒、然所撥若干並無明文。以意測之、想為數苦於不貲、搜括國中、萬難應手。故雖深恨黑旗貪得越南、興兵逾萬、日費千金。其餉一時不能集有成款。議院諸人未免深費躊躇、諸多拮据也。夫以越南仰謬所謂蕞爾國、而所持以捍敵者、祇一黑旗。法人圖之尚難為力。況與中國驟開邊釁、兵連禍結、靡知所底乎。計中國用兵即至數十萬眾、月中糧餉每名一名祇費五六金、較諸西國養兵之費動以數十銀圓者、則以西國一兵之餉、中國可得五六人。是同糜萬金、而中國之兵不啻五倍於西國也。西人恒自夸大。其詞謂西國惟餉厚、故能訓練其兵、中國惟餉薄、故難訓練其兵。強弱之分悉由於此。不知兵之訓練、祇在統帶者否能得其人耳。統帶苟得其人、即餉薄亦成勁旅也。統帶苟不得其人、即餉厚亦徒糜費也。觀於法人籌餉之難、則中國所以禦之者、似可決操其萬全之策矣。何則中國近雖財用既乏。然土地遼濶、迥非他國所能並論。財賦所出自足養兵、尚與失睦、利在持久。若堅壁窮野、弗與浪戰消殘不濟矣。至慮詭計百出、莫可端倪。其外示不足者實內本有餘也。則又全賴乎悉心以刺探外情、而得其制勝之道矣。

○粵垣防務近聞

旅居粵垣西人遞到信息云、邇來省中官憲整頓軍務、甚為嚴密。聞、虎門黃埔等處炮臺、皆已安放大炮、有如棋布星羅。駐防之兵、晝夜巡邏、城中軍兵亦日夕操演、鎗炮之聲、頗傲於耳。軍容之盛、大有如火如荼之觀。以此禦敵、洵覺何敵不摧也。黃埔處之兵、尤稱訓練。誠屬勁旅、每日先演陣法、次演火鎗、設靶轟擊、均能彈不虛發。又演放大炮、以期命中及遠。水雷炮且屢演試、以講求轟擊敵船之善法。張制軍昨偕文武官員、赴虎門巡閱炮臺、見佈置大炮井井有條、不覺喜形於色。謂、此足可以為守禦之資矣。觀粵垣防務如此。法人奈何恃強而甘為戎首哉。

●西人論中法近事

本港西字報謂、前有西人言東京之事、中法若何辦理、將來有無開仗、均屬未可預料。惟觀邇來華官籌辦邊防、整頓軍務、幾於日不暇給、竊恐難免於干戈之禍也。昨彭雪琴宮保所出之示、更為緊要。聞中朝已遣有兵

在東京駐紮，以備戰守。由此觀之，若兵變一開，法國將不能堅持其議，以求俄所大欲矣。

○西人感觸

西字報云，各國旅居粵垣之人，現因中法事將決裂，棄玉帛而以與戈相見，咸相顧憂，而慮兵連禍結，波累無窮。擬將聯名稟請領事，添撥兵船，設法保護，始敢安居省垣。倘事多窒礙，不能為添撥兵船，則顧慮多端，恐無一人留居於省垣者矣。蓋法人甘為戎首，致中國不得已而用兵，實在咎有攸歸。故西人亦不能怨中國之驟啟爭端也。倘一旦開仗，則貿易各國商人，有不受其累者哉。

○省事畧述

初六日旅居粵垣西人遞到信息云，省垣白彭督官保旌節遙駐出有示諭，若各國商人，暫為遷徙以免法人開仗時致有波累。由是，華民議論騰起，咸謂兵戈之興當在不遠。貿易中場中頗形冷淡，而道路間紛至沓來多屬運軍裝之輩。各營兵勇，無日不勤加操練。軍容之盛，殆為從前之所未觀。想中朝已決意與法人開仗矣。是則商務之不無阻礙者也。

〔一八八三·十二·八、光緒九·十一·初九〕

○電音

初五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言，俄法美三國，現經與英德兩國，妥商時事，以期保全大局。倘中國若與法人構兵，則數國相聯絡，同休共戚，不使其商民，致罹於兵燹，而失其利權，然斷不干預戰事，致滋纏葛，祇守局外之義，作壁上觀，固無所容其偏袒也。按，前有電音言，德國現允與英國同保利權。中法有事，則互相聯絡，以保其商民。今又言，俄法美三國亦允聯絡者，豈非以中國戰務一開，非通商之益哉。

○法國近報

西歷十一月五日法國信息云，法國委局昨復開門會議，旋即發有電音，與東京水師提督科壁，著其速即進兵以攻黑旗，看中朝作何舉動，急報知法廷，俾得以決意定和戰之局焉。初六日信息云，聞中朝欽使曾侯侯宣言於衆謂，法國若撥國帑，前往東京，以助軍用，是決意與中國為難也。中國將不能顧惜和局，忍隱不戰矣。

○河內近報

十月二十七日河內旅居西人遞到信息言，吾輩法人現在河內，將有緊要舉動。蓋悉銳以攻黑旗也。二十一日我從海防前來河內，欲探察軍情，見有法國水師兵一隊新到海防。又有大戰船一艘由夏龍灣至俾資守衛。惟河水甚濁，船艘頗難駛行。當由海防附船往河內時，乃二十一晚也。陡聞，四處鑼聲驟響，未幾即見有數村落，火光燭天，烟燄四起，土人榜徨，奔至河邊避險。訪悉其故，乃被盜賊焚劫也。河內自八月以來，生意冷淡，難獲起色。黑旗前所毀拆之屋宇，現草草建復。各處道路亦復僱工修整。由河內城以達往炮台之通衢，現經加築，廣濶以利便兵馬往來。法國驛務署及各官衙署，多遷入法軍駐紮之處。現法國新到之軍，多在炮台內駐紮，尚未定計往攻宣泰及北寧。惟遣兵散旗分往各處，以探察形勢，窺度進兵耳。二十二日有法兵五百人，同理柯砲船，間前往曙東，欲攻黑旗。至今尚未見回營。其否有開仗則未得知也。法軍昨還有步兵一隊，借炮船一艘，往攻康仁城。此城在紅河交界處，頗屬扼要。越人築有炮臺，僱華人駐守。經法人攻奪，拘有越官二名，搜獲金銀約值銀二萬圓。聞，此金銀乃由越京欲解往北寧，以賞給華兵者也。現聞，宣泰及北寧兩處，共有華兵約二萬六千之多。中有九千乃新到者。法軍現亦陸續發兵赴北寧以備開仗。東京總督夏文，昨有文書，請稟法廷准其卸事回國。惟法廷以正當有事之際，著其留營，襄辦軍務。總督得此消息，鬱鬱不樂。惟決意稟請辭職，想不久必由東京啟程回國矣。遊擊鞏甸土現隨水師提督科壁，辦辦事務。科倫訥守備則在海防統帶軍兵。協鎮慶理路派充河內管兵大員。二十四朝海防有華人兩名越人五名，經法官訊實着當眾處決。據傳，此數人於二十三日下午，在河中小艇，為法人所獲。經於艇中搜出火水油及引之物甚多。蓋為海盜所主使欲焚燒海防屋宇以圖劫掠者也。

○法軍慘戮

西歷十月二十九日法都巴黎士信息云，昨接到西貢來文謂，當法軍攻奪越南順化都城時，法國水師兵途人便殺，越南人民，慘遭荼毒，不堪言狀。有三百家逃避於某海灣，亦盡被所戮，婦孺無一存者。又有一百五十餘家避匿船中，悉受駢誅。蜚加羅新聞紙謂，當攻得越都時，水師提督科壁，縱其軍兵，殺戮土人者，蓋以為非此無以壯，壯軍威而使越人畏懼也。又

站士日報謂、提督科壁、當時未有縱兵殺人、在某海灣所殺之千二百人、乃與法軍為敵者也。信息又言、法國恐中朝因東京之事、將來與有決裂之勢、特命預備鐵甲戰船數艘、整頓行裝、以便隨時調遣、駛來中國開仗焉。十一月初一日法都信息云、法廷以美列元戎補授波滑之職、着管轄東京之兵、俾專責成焉。初六日信息云、昨有科羅士報館採訪人、與中朝欽使會餐侯會晤、聞、欽使言若中法有事、中國將與越人合力拒戰。法國非得雄兵四萬、難以對敵也。

○法兵到越  
聞初一日有法國 利士運軍船、載兵九百、行抵海防。據稱、法廷現又遣有五千、以取道馳赴東京云。

（一八八三・十二・十、光緒九・十一・十一）

○粵垣電音  
初八日下午本港接到省垣發來電音言、茲有中國不逞之徒糾聚成羣、擁至法國領事署、始而觀望、繼而闖關、終則毀門而入、欲圖滋事。幸法國領事早已遠徙、所有貴重器物、亦均搬運無存、僅得空署。故匪徒大失所望、即有官兵 到彈壓、匪徒由是一閱而散。電文祇此。此事究竟若何辦理、則尚未悉也。

○省事彙述  
初八晚旅居省垣西人遞來信息云、昨聞、各國領事聚集會議、冀得善法以保護其商民、免生意外猝遭波累。蓋因省中軍兵日夕操練不遺餘力、而鎗炮之聲頗徹於耳。又見各官多乘馬出入、不復如前乘輿載道。夜間各城門關閉甚早、守衛甚嚴、官憲復出告示謂、凡駐城兵勇、在舖店購買什物、要照價給錢。若倚勢勒抑、一經告發、或被查出、則以軍法從事、決不輕宥。現街道傳說謂、中法一旦決裂、澳門香港兩處將必奪回。此皆好事者之言、殊不足信也。

○海防近報  
初四日海防遞到西字信息云、前十餘日、河內海防兩處、並無動靜。且各船皆須領有法人憑照、然後敢啟行。故消息甚難傳遞。現時海防附近各處、海賊甚屬猖獗。法軍嚴密巡邏以防意外。科倫納守備奉有便宜行事之權、

倘拘得海盜、即行處決。此乃將軍波滑所遺之教令也。河內信息云、法軍現仍按兵不動。十月三十朝忽聞炮聲震天。惟未悉是法軍所燃、抑黑旗軍攻也。或謂、法國連土炮船及理何弼炮船、在花蘭地方開仗。河內土人現紛傳、法軍若往宜泰攻黑旗、則駐守北寧之華兵、將必乘虛以襲河內焉。

●劉永福非髮逆辨

安南副提督劉永福、中國之廣東人而安南官也。前見黃報、叙劉君出身、謂是髮逆之餘黨。其失實殊甚。僕居安南久矣。劉之履歷、請為約略言之。按、劉永福籍隸廣東。現年纔五十歲左右。質弱而貌奇無鬚。向寄居於雲南與安南交界處。二十年前在安南之宜光省安平府貿易、有徒黨二百人。維時興化省有土匪、在保勝府劫掠、興化省之地方官、募劉助勦。一戰而土匪遠遁蒙上賞、許劉仍在保勝府安居樂業。及馮子材提督出關追勦李揚材、劉亦與有功焉、得賞給五品頂戴。因其為安南臣、不欲帶之回國、劉在安南、屢以平土匪、功升副提督之職。其部下戰士、均是華產、或有髮逆餘黨。見不容於中國投入其中、誠未可知若劉之出身則實非髮逆也。至所謂黃旗黨葉成林、其手下人本不多。現在興化省受撫、越南王即飭編入劉永福軍、以資管束。茲因傳者不明、愛略叙梗概如上。願貴館刊報章焉。 湖海之士拜上

○續調軍兵

中朝因東京之役、邇來陸續調遣軍兵、分赴各處、俾資戰守。上海馬嬌利報謂、招商局豐順米埔普濟日新利運五火船、現由北邊載兵南下。每船約兵八百名焉。

○軍兵來粵

初八日有利運火船、載有軍兵八百名到港、以取道前赴粵城。據上海信息謂、承清火船、現奉命前往貴州、載兵來粵。又 普濟及日新兩船、亦各載有兵八百名、不日由上海赴粵云。

（一八八三・十二・十一、光緒九・十一・十二）

◎論中國自固藩籬

中國向以懷柔為心、大公為度、原不區區於爭小事食小利也。故即外國恣其齷齪、肆其要求、而悉以大度 荒、任其各得所欲以去。至若爭土地、

拓版圖，欲爲天下雄，不恤暴骨，以求遠志，則列代在所深戒，而淺見之士，未悉聖人之用意，輒以爲中國勢成積弱，致召外侮，悉由於此。豈知息事安民，使宇內雍熙，同安耕鑿，共享太平，乃積德累仁，逌休召祥之本。後雖猝遇變故，而天與人應自足以戡平大難，蒙業而安。夫豈鷹鷂虎視，殘民以逞武功，雖烈卒底滅亡者，所可同年而語哉。今者法人啟釁，甘爲戎首，勢將決裂，殆難挽回。恭讀總理衙門照會各國文書及彭大欽差示諭，則知中國此次用兵，原屬萬不獲已。倘法人悔禍，降心相從，亦無不可以變干戈爲玉帛，仍然修好敦槃，折衝樽俎，蓋越南爲中國藩服，久修職貢，外捍邊陲，十數年來，寇盜竄擾越境，中國開警，卽發大兵，往爲剿辦，俾靖地方而綏屬國。是越南之存亡，固關中國之安危也。毋滋他族實逼處。此乃屬保邦之要道，籌邊之急著。今法人一旦藉端構釁，欲於臥榻之下，晏然酣睡。而謂中國能置諸度外，怙怙倥倥，任法人恣睢欺侮，竟忍隱不復與爭，致見輕於遠人，遺羞於人士乎。且法人亦何厭之有，既得西貢，又奪東京，既奪東京，復圖北圻。若仍拱手以讓，彼將以蠶食爲得計，以鯨吞爲無碍，兼併坐大，乘便遂利，將見滇粵之區，皆得騎其車轍，展其舟輪，以小利餌我愚民，以主教惑我衆志，而邊境從此多事矣。洎乎其謀既成，其勢可藉蹈瑕抵隙，以求割地開設口岸，復有各國從而和之。斯時赫然震怒，力拒其請，而兼顧爲難，雖鞭之長及馬腹，庸有濟乎。中朝有見於此，故明知兵勢既開，生靈塗炭，商旅不行，而惟戰止戰澹淵所以卻契丹，欲圖長治久安，勢難遽巡退縮，特遣重臣，調集士馬，守其險要，乘其扼塞，以謀自固。而又擬簡將出師，前赴越境，詳觀動靜，迅赴戎機。此一役也，得天人之助，遏強敵之鋒，理則我直彼曲，氣則我壯彼老，祇須揚兵界上，不必接仗場中，而聲威所播，已寒敵人之心，而破敵人之胆矣。而說者謂：兵凶器戰危事，勝負之數何能逆觀，以西國船炮堅利，士卒精強，而又加以統帶員弁類，皆歷練戎行，諳曉船密，且有各國恐失利權，或將暗爲助力，從中阻撓，則事不可知。中國雖悉有備，銳意用兵，而勢有牽制，保無生意外之虞，然亦思兵端開自法人，則咎有攸歸，各國雖有所顧忌，甚不願中朝開仗。而我有藩服，我自保之，我有邊陲，我自固之，固與通商事務，毫無關涉，亦無防碍也。至其兵強器利，洵足爲歐洲雄，然而以區區黑旗，尚且斬其將覆其軍矣。形勢既殊，則利

純相反。況以中國之大人，民憤怒之深，以義與師，自戰其地哉。則勝負之數，固可預決也。

○海防近錄

初五日海防遞到西字信息云，自前次致函備述情形，已歷旬日，迄今海防人心，倍覺張皇，幾於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蓋附近海防一帶，有盜賊滋擾，以爲商民之害，而法國軍兵力圍往河內，欲窺取北寧，駐守海防之兵，爲數無多，不敷緝捕也。初四日自朝至夕，頻聞鎗聲徹耳，登樓眺望，遙見附近三四里之村落，火光熊熊，烟燄蔽天日。詢諸巡差，則云被賊焚劫也。法國連土炮船開警，急飭兵役燃炮，向村轟擊。蓋不知賊之多少，且恐傾陷於伏中，不敢登岸救護也。後聞，有陸兵二名爲賊所傷，昇回營中醫治。據稱，是日接仗未能察悉果是黑旗否。惟甚驍勇，彼此短兵接戰，奮力相搏，各無怯志，亦無退心，幸得炮船燃炮，向之轟擊，彼始起號收隊，而村中屋宇頓成邱墟矣。現聞，儲仁處復爲黑旗所攻，勢甚危急。法人開警，卽於初四晚約十一點鐘時候，調兵一隊，馳往救援。惟勝負尚未得知也。河內現並無信息。曾否開仗亦，不得知。法人前擬於某日調兵，往宣泰攻黑旗。茲聞，又復改期仍按兵不動。據傳，法人探聞中國之兵駐於北寧，與黑旗相爲犄角。故不敢造次開仗，須俟法國新兵調到，厚集其力，乃議進攻也。所有戰艦，現俱駛回海防停泊。或謂，法人非畏華兵與黑旗。其遲遲不發者，祇因道路泥濘，艱於跋涉，營中大砲，用馬牽架，諸形不便，而且運糧爲艱，深恐戰必不利。故未敢發兵也。然敵否歟。法人之在海防者，現嚴飭兵差，晝夜巡邏，十分謹密。善慮賊乘機竊發也。

○西貢近報

十月二十八日西貢烟地邊甸法字新報云，現據運軍船官員所言，法軍之預備開仗者，非往攻宣泰，乃往攻北寧也。因探聞中國遣有軍兵，駐紮於北寧，統計二萬五千，皆經西人所訓練，陣法諳熟，步伐整齊，所用鎗炮，俱屬上等，故法人擬舍黑旗而專向中國之軍尋鬪，且中國軍營，現尙有比利時及意大利之員弁，隨營教訓，臨陣指示，以期戰操必勝。法人因此愈憤激，以爲東京一役，何預中國事，更何預西人事，何爲中國既助黑旗而西人又助中國。我法人於此，惟有力戰而已矣。無容多所顧忌矣。按，此等傳言，皆屬法人疑忌於心，而妄生其臆度。有識之士，自能默喻其故也。

〔一八八三・十二・十三、光緒九・十一・十四〕

◎論中國重在能守

中法戰務將開。凡屬華人、踐土食毛、莫不存忠君報國之心、奮敵愾同仇之志。法人若不知進退狃於前事、欲以兵力肆陵陸、行其挾制、猝發師船、闖入邊境、將見四方雲集、響應人自爲戰。法縱有至堅之船、至利之炮、至精之士卒、亦必不能勝莫獨操也。蓋中國此時軍務甫清、朝廷休養生息志在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尚兢兢以武備爲要務。元勳宿將腹心爪牙之旅、分佈各省、俾資訓練、而精鎮懾營兵、皆百戰之餘、黎民無驚擾之氣、以視道光年間太平日久、民不知兵、聞有炮聲、則皆黃奔避者、不可同日而語。每言及與西國開仗、雖婦人孺子亦動色、相告引領而望、靡弗以殺敵致果爲念。矧血氣之倫、少壯之夫、忠勇出於性生者哉。故言戰於今日即召號、民間亦可使制挺向敵、爭爲先驅、以決勝於火炮叢中也。惟軍國重事、所關甚大、必謀定而後可進戰、似當先自處於不敗之地、隨機應變、兵不血刃、而足以制敵人之死命、固不區區於衝鋒、陷陣倖於一勝也。蓋中國口岸紛歧、地方遼濶、似於防不勝防、守不勝守。然自去年法人謀奪東京、屢次議和不獲有成。朝廷已知法人之意在於併吞、其禍將移及中國、早飭內外臣工、嚴爲之備。所有沿海險要、均籌防守、延至今日、始昭然布告天下、俾知法人強橫實有忍不能忍、和無可和、不得不與決計開仗。觀李伯相奉命駐紮天津、而又調吳京卿以相協助、則京畿一帶、固已屹如長城之鞏固矣。長江之險則有左侯相坐鎮其間、以乘扼塞。粵東爲西人必爭之地、特派彭宮保、馳赴俾與督臣相度機宜、妥商戰守、則中原血脉聯絡、貫通、臂指相維、首尾相應。法人即欲擊東擊西、竄北擾南、而各戰其地、無俟紛紛調兵、疲於奔命、有不如老嫗臥道、莫或能攫其鋒哉。此以知廟謨早定籌畫已周。所重者蓋在於能守也。敵人涉而來、冒險爭利在速戰、必謀分遣兵船、出沒海道、擾我邊陲、以期攻陷一處、則風聲鶴唳、遠近驚心、軍心因而瓦解、民志由是土崩、斷不能頓兵於堅城之下、日久相持以致師疲餉竭、自屈其力。且所恃以資接濟者、必藉沿海奸民暗供火食、我若做堅壁清野之法、完守入保使其進無所掠、而又委任賢能之員、慎選公正之紳、聯同一氣、勉勵居民、激發忠義、遇有奸宄、立即告發、雖屬親故、亦不瞻徇、則上下一心、無瑕可蹈、無隙可乘、復能俯循

士卒、養蓄銳氣、俟敵計竭氣沮、引兵欲退、然後出奇擊之、設伏待之。敵縱有孫吳之謀、賁育之勇、亦不能保全師以返矣。總而言之、中國必戰而後能守、人所共知也。亦必能戰而後能和、人所明也。然以戰爲守、尤在

以守爲戰必也。密以備之、慎以防之、靜以鎮之、堅以待之、勿浪戰勿輕守、未見敵則不弛、既見敵則不忙、胸有定見、心無客氣、則自操勝算而不愧元老之歎克協師貞之吉矣。

○軍兵赴粵

十二日招商局豐順輪船、由鎮江到港。載有兵士八百名、而永清輪船、亦由上海載到兵士七百名。據傳、俱將赴粵垣、聽候分撥防守險要者也。計自前月迄今、軍兵之道經香港而赴粵垣、約有七千之衆耳。惟專駐省城、抑調赴東京、則固非外人所得而知也。

○商務日盛

西字報云、中國自與歐洲通商以來、生意場中、日益暢盛、計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中國出入口貨、共得銀一百六十兆九千九百萬圓。英國約五十八兆二千二百萬圓。美國約一十六兆六千一百萬圓。餘則各國均有貿易。說者因謂、中法兩國若一旦撥難、則英國貿易場中大爲失色、而利權不能永保矣。

○粵垣安堵

西字報云、省垣人民、現幸安堵如故。調到之軍兵、亦皆恪守營規、並無騷擾。十一日張制軍命駕出轅、巡閱各兵焉。